

金 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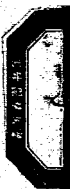


還 魂 草



文季叢書之十六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州牙。



六十之書義季文

丁
10304
5

草 魂 還

金 日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序

「當我沉默着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我常常吟着——位敬愛的前輩的這句名言。

我的情形也是如此。這幾年來我沒有寫過一個短篇，但是我覺得肚裏裝滿了火似的東西。那不少的見聞，那不少的經歷，那無量的壓血，那無數的苦難，我全接受了，我全忍受了。我沒有能做什麼事情，除了把這一切全積在心裏。一年，兩年，三年，四年……火在我胸膛裏燃燒，一天天炙我的骨，燄我的肉，我的忍耐到了最大限度，我必須拿起筆來，否則我會讓火燒死我自己，這樣我寫了長篇小說「火」，也寫了「還魂草」和其他兩個短篇。（摩娜·里莎是一九三七年九月寫的。）我拿筆的時候我覺得滿腹正義的腔

訴要借我的筆傾吐出來，但寫在紙上的却是這幾篇散漫無力的東西。不像控訴，倒像呻吟了。我失望地放下了筆。

放下了筆我又感到窒息，我又感到胸腹充塞。憤恨仍像烈火似地在我心裏燃燒。似乎我的筆並沒有把我心裏積的東西吐出一絲一毫。

然而我並不灰心，我仍還要用我這管筆繼續寫下去。有一天我會用我的筆掃去「空虛」寫出「充實」來。

那麼現在讓我暫向讀者諸君告別罷。

已 全 一九四二年一月

目 錄

序

摩娜・墨莎

蓮魂草

某夫婦

摩娜·里莎

「你看這個外國女人美不美？」朋友林喝完了他面前那盆俄國菜湯，忽然側頭去望鄰桌，暗地指着一位女客問我道。

我沒有說什麼，心裏想：你倒有這種閒情！這朋友剛從被日本飛機轟炸過的地方跑到上海，兩點鐘以前纔離開那堆積着人山似的南站，並且還被人把他的綢大褂撕破了一塊。現在倒很安閒地評論女人了。

「我看相貌也很平常，」另一個朋友淡淡地回答一句。

「不是，我說她有點像達文奇畫的摩娜·里莎，」林感動地主張說。這時他似乎動了靈感。我想他一定還有許多話要說。但是高射砲的聲音晴空霹靂似地突然響起來。飯店裏起了小小的騷動，三個客人急急付了賬走出去。

林也忘記了摩娜·里莎似的女人，只顧低頭吃麵包。

那位女客還是安閒地坐著。她旁邊坐了一個四歲左右的微胖的孩子。她正用叉子把一片番茄送進孩子的嘴裏，臉上露着微笑，但這微笑看起來總像帶了一點寂寞味。

這女人我在××飯店裏面遇見過好幾次。第一次她是和一個中國男子同來的。以後就只看見她帶着孩子來吃飯。最近一個星期裏，我每天正午都會在這裏遇見她。她帶着孩子靜靜地坐在她常坐的那座位，眼睛常常求助似地往四面看，臉上露着帶寂寞味的微笑。每次除了她和茶房或孩子低聲講一兩句話以外，我不曾聽見她和誰說過話。

長長的面顏看起來很純潔，棕色的頭髮垂下來梳成兩根小辮子，一對大眼睛天真地閃動著，在白色長袖的衫子上罩了一件馬甲似的衣服，是綠色的。這一切使她更像一個少女，而不像是那孩子的母親。

我不能斷定她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連她的國籍我也不能夠知道。她講話講得那麼少，而且聲音是那麼低，我甚至聽不出她講的是什麼一種語言。所以對於林的議論，我並不表示一點意見。我這時也沒有心腸注意這種事情。我們走出飯店我就把她忘在九霄雲外了。

過了兩天，我又去那飯店。這次我是一個人。那個外國女人已經在那裏了。她看見我似招呼非招呼地對我一笑，顯然她還認得我，看她那神情，好像她迫切地需求着朋友的幫助似的。我不知道這是什麼緣故。但我也含糊地打一個招呼。我揀了靠窗的一個座位坐了。

孩子頑皮地纏着母親要求什麼事情，母親俯下頭對孩子解說。孩子忽然發覺我在看他，他害羞起來，扭着身子要把臉藏在母親的身後。做母親的微微笑了，她抬起頭善意地對我一笑，嘴微微一動像要說什麼話，但並未開腔，她又把嘴唇緊閉了。

我一面喝着俄國菜湯，一面奇怪她會有什麼話要和我說，會有什麼事情需要我幫助。我自己實在不能解答這疑問。其實也用不着我來解答了。我聽見她在說話，而且說的是我能了解的語言。

她在和茶房講話。她說着法國話。而那茶房所能懂的除了中國話外，就只有英俄兩國的語言。她可以說一兩個中國字，但意義很難被人了解。所以他們兩人談了半天，還不能明瞭彼此的意思。茶房很着急，她的臉也紅了。我聽懂了他們兩人的話，再也忍耐不住，便自動地出來做一個譯員。

原來她在這飯店裏包伙食，到今天還沒有滿期。她要到別處去，所以要把這裏的事情結束。我使他們明白了彼此的意思。我幫忙她把這事情解決了。她微笑着向我道謝。

我看見現在有一個機會了，我正想知道關於她的事情，我便趁着這機會問她要到什麼地方去。我想她大概不會拒絕回答我這問話的。

她果然露出歡迎的表情，邀我坐到她那一桌去。我也不推辭，便端起面前那杯紅茶走了過去。

「我要到杭州去，我去找我的丈夫，我姓孫，」她坦白地開始說。

我想起我見過的那個中國男子；我知道他一定是她的丈夫。孫字就是他的姓。但他是一個怎樣的人呢？我只見過他一面，不過我還彷彿記得，年紀不到三十，是個平常的端正的相貌，只有兩隻眼睛和一般人的不同，牠們是光芒四射，給整個面孔添了光彩。

她似乎知道我的心思，她接着說：「我的丈夫你大概在這裏見過的。以前我們每個星期日總到這裏吃飯。他每個星期六都回來，從沒有間斷過。」她停了一下，側頭看看她的孩子，孩子坐在椅子上注意地聽她說話，連動也不動一下。我無意間瞥見了孩子的眼珠，我不覺吃了一驚，就已經是那麼明亮了！我明明在那父親的眼腔裏看見過的！

「然而我有兩個星期沒有得到他的信息了，」那女人焦慮地說。「他連一個信也沒有！他從來不是一個這麼疏忽的人，一定有什麼事情，所以我預備找他去。」

她說了這些話，但我始終不知道她的丈夫是個什麼樣的人。我也不明白她為什麼要這麼着急。我便問道：「孫先生在杭州做事情吧？」

她聽見這問話，臉上憂慮的表情立刻消失了，代替這而出現的是得意的神氣，顯然她是以她的丈夫的職務而驕傲的。她說：「他是一個空軍少校。他駕駛飛機的本領是很高強的。他平日就盼望着這戰爭。他盼望着這樣的一個機會，他常常說要給『一二八』以來那些無辜的被轟炸者報仇。現在機會來了。」

孩子聽見這話，忽然從椅子上跳下來，他纏着母親嚷道：「媽媽，我要看爸爸駕飛機打仗。」

「不要響，等一會我就帶你找爸爸去，」她側着身子在安慰孩子，孩子不作聲了，却偎着她站着。她又抬起頭和我講話，她的臉也不像方纔那樣地光彩了。她用低沉的聲音說：「我知道他會做到那樣。現在機會來了，他會像別人一樣地盡職的。他常常說，血的債要用血來償還。他常常說他要利用他的血來洗滌過去的恥辱。我怕我到杭州去也不會找到他。他也許不在杭州了。昨天聽說中國飛機被打落一架，駕駛員落在敵人陣地裏不肯做俘虜，他打死了幾個敵人然後自殺，我不知道那個人的姓名，但我疑心這會是我的丈夫。先生，你也知道這個消息嗎？」

「是的，我也在報紙上看見。那的確是一個勇敢的人，」我只能這樣回答。我的心被同情和崇敬佔有了。但同時又似乎有一個沉重的東西壓在我的心上。

「我想一定是他！他是一個勇敢的人！」她忽然睜大眼睛興奮地說。

「那不見得就是孫先生，我想他大概是安全的。我希望你在杭州會找到他，」我壓抑住奔沸的感情，溫和地安慰她道。

她搖搖頭微笑了，這是悲憤的微笑，這是苦痛的微笑，她說：「先生，你不要以為我就只知道個人的幸福，我們法國人和你們中國人一樣，也知道愛自由 愛正義的。我們從沒有在強權下面低過頭。」過後她又改正似地說：「其實我現在也是一個中國人！我能夠做每個中國女人所能做的事。我也願意我的丈夫為着他的同胞的幸福犧牲。現在整個的中國怒吼起來了！這正是用血償還血債的時候。要是我的丈夫真的犧牲了，這正是他的幸運。我會好好地教育這孩子，這孩子很像他的父親，他將來也會做他的父親所做過的事，我相信抗戰一定會繼續下去，一直到在這個土地上的人民得到解放的時候。」她愈說下去，態度愈激昂，臉紅着，兩隻眼睛火炬似地在我的面頰上燒灼。她像一個煽動的演說家，把我的感情完全征服了。她點燃了我的熱情

，使我的全身起了一個劇烈的震動。我覺得羞慚，過後又起了崇敬的感情。我想說話表明我的心情，但是我的心跳得太厲害，我突然變成口吃了。這時孩子在旁邊催促她。她站起來，不等我說話，就伸出手給我，一面說：「我走了。謝謝你。我想我們將來還可以見面的。」她停了一下又加一句：「在更好的情形裏。」她鼓舞地對我一笑，在她那大眼睛裏，我看出了樂觀的表情。她的眼珠原來是和她丈夫的一樣明亮的！

「在更好的情形裏，」我感動地緊緊握了她的手，口裏含糊地吟着這句話，我還想挽留她，但是她匆忙地牽着孩子走了。我癡呆地望着玻璃門。那兩根棕色的小辮子還在她的腦後晃動。

以後我就沒有看見那個女人。過了兩天，朋友林和我再到××飯店去。他喝完了紅茶預備動身的時候，忽然記掛似地說：「怎麼今天沒有看見摩

娜·里莎？」

「糜娜·里莎？」我驚訝地說，我還不明白他在指誰。

「你不曉得？你不要裝假了！」他譏笑地說。

我並不理睬他。我在想一件事。有兩根棕色小辮子在我的眼前晃動。
我記起了一個法國女人對我說過的那些話。

一九三七年九月八日

還魂草

一

敏，五年了，自從那封報告窗下的故事的長信以後，我沒有給你寫過一個字。每天黃昏，當我沿着那條通過這小鎮的公路散步時，我望着四圍逐漸加深的夜色，我曾經想過許多友人的事情，可是我沒有一次想到你。你看，現在是輪着我把你忘記了。我不再像從前那樣成天坐在窗前等你的信息。

然而今天在岑那裏拿到你托他轉給我的短箋，你的潦草的字跡像熟朋友似的招呼我，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些年的事。你的奇怪的方臉帶着親切的微笑又浮現在我的眼前，還是那麼生動，那麼逼真，就像你昨天才離開我似的。我和岑談起你，談起你那幾件使我感動過的事，我們談得十分高興，彷彿

佛就和你坐在同一個屋裏一樣。

傍晚，我離開了岑，在汽車站等了半點多鐘，才擠上最後一班車子，匆匆趕回小鎮去。

車上堆滿了人，我不但找不到一個座位，連踏腳的地方也還是費了大力爭來的。在這山城裏，天黑得很早，車開出去時，我的近視眼睛就看不清楚車中的面孔了。車裏沒有燈，乘客們用談笑和推擠來驅逐黑暗。

車開出了熱鬧的街市，就開始顛簸起來。牠像一個受傷的猛獸發狂地跳着，呻吟着，在黑暗中奔跑，並不管我們這一車客人的安全和舒適。

被顛簸了將近一個鐘頭，彷彿骨頭都抖得鬆開了，我裝了一頭腦的被攪亂了的思想，回到家裏。我帶着疲倦的身子走上樓，進到那個凌亂地擺滿了書桌、書架、書櫃、木床、木凳的房間，把手裏拿的小包隨便往桌上一放，就在床上倒下來。電燈沒有扭開，從對面樓房射過來的燈光在我這個房間裏

撒下一些影子。

我躺着，我半睡半醒地躺了好一會，沒有人來攪擾我。雖然樓下正街上響着各種各樣的聲音，甚至一輛龐大的汽車隆隆地在我街下走過，我仍還靜靜地躺在原地方，不會移動一下。直到一個小女孩的清脆的聲音從樓梯上響進房裏來，我才動了動身子，發出一個含糊的應聲。

「黎伯伯，你的信來了，快開燈！」孩子快樂地叫着，她站在房門口，手裏揮動着一個白色東西。

我站起來扭開了電燈。孩子即刻向着我跑過來，口裏仍還嚷着：「你的信，快拿去看！」略帶黑色的寬臉上閃耀着一對漆黑發亮的大眼睛，嘴帶笑地張開，讓上下兩排雪白的牙齒全露在外面。把信遞給我以後，小小的手伸起來指着她的濃黑頭髮，得意中略含一點羞慚，她說：「你看，好不好？一發光的眼睛望着我的嘴，我知道她在等候我的回答。」

我手裏捏着信，眼光却跟隨着那小小手指射到她頭上去，一隻紅緞子紫的大蝴蝶伏在她的擦丁油的烏亮頭髮上，映着電燈光發射出眩目的光彩。

「好看得很，」我帶笑地稱讚道，又問一句：「哪個給你戴上的？」

「媽媽，」她說着又笑了，她昂着頭笑得闔不住嘴。「媽媽給我在做新衣服，爹爹要給我買新鞋子。黎伯伯，你給我——」她抿着嘴笑，不再說下去。

我看見那一臉天真的表情，覺得這一天裏的疲倦都給她的笑吹走了，我高興地、帶着愛憐地問她：「利莎，你說，黎伯伯給你做什麼？」我還以為她在向我討什麼東西。

「黎伯伯，你給我講故事，講些好聽的故事，」她拉着我的手，央求地說。

「現在就講？我肚裏沒有那麼多好聽的故事，怎麼辦？」我說着把手放

在她的柔軟的髮上輕輕撫摩着。她這個意外的回答使我非常滿意。

「那麼你明天講，媽媽說你會寫文章，肚皮裏頭故事一定多得很。」

「媽媽哄你的。你找媽媽講罷，她會講，」我故意推辭說。

「媽媽也講，你也講，你的故事好聽。你今天想一晚上，明天就好講哪。你給我講故事，我給你送信——」這時她媽媽在樓下喚「利莎」，她還往下說：「你不在家，我把信給你檢得好好的。」

我不能再拒絕她了。我望着她那一開一闔的小嘴，望着她那發光的黑眼瞳，望着她那天真的笑臉，望着她頭上那隻微微搖動的紅蝴蝶，我覺得和一個孩子的純潔的心靈接觸了。

「我講，我講，」我感動地，愉快她答道。

她媽媽又在下面喚「利莎」。她高聲應了一句「來哪」，便放開我的手身走了。走了兩步，她還回過頭來囑咐我：「黎伯伯，不要忘記，明天要

「哪個像還魂草那樣好聽的故事呵。」

「哪裏有那麼多還魂草的故事？你還想聽得哭起來嗎？」我望着她那一跳一跳的背影笑着說，但是她已經跑出房門聽不見了，過了一分鐘光景，她的鈴子似的聲音又在樓下響起來。

敏，你該記得還魂草的故事，這是我們大家敬愛的一個年長朋友根據民間傳說改編的。我第一次聽到牠時，還是和你住在一起。那天在我們那個房間裏，岑帶了他的五歲孩子來，孩子纏着年長朋友講故事，年長朋友就講了這樣的一個。將自己的血培養一種草，長成了就用牠來救活一個死去的友人。這生死不渝的深厚的友情不僅使岑的孩子眼裏綻出淚光，連我們也被感動到許久說不出一句話，只能默默地互相注視。年長朋友的顫動的聲音停止了，他低下頭，不看任何人，他的光滑的禿頂和發紅發亮的鼻尖，在那經過玻璃窗斜射進來的午後陽光下微微擺動。這情景我至今還不能夠忘記。

現在冷的孩子早已進了初中，年長朋友還在一個南方鄉村裏過着他那苦行者的生活，只有你一個人像一陣風來去不留一點蹤影。但是今天你的信也來了。跟隨着你的信，跟隨着利莎口中講出的「還魂草」三個字，那個難忘的情景又在我腦際浮現出來。

我拆開利莎送來的信，這正是那個年長朋友寄來的，而且意外地我在信封裏發見了你寫給我的另一張短箋，筆跡和話語同我下午拿到的那張極相似。顯然是你耽心一張紙不容易達到我手邊，才寫了同樣的信函托不同地方的友人給我轉過來。

我拿了你的短箋反覆誦讀。我願意把每個字都印在我的心上。我感激你關切的情誼，我知道自己判斷的錯誤，這幾年來你並沒有忘記我。在你那忙碌的多變的生活中，你還時時在打聽我的信息。可是我卻像石人一樣地沉默了。我應該為這事情慚愧。

過去的錯誤無法挽回，不過我還可以不讓這錯誤繼續下去。所以趁今晚上電燈還亮着，又沒有別的事情絆住我，我便坐下來給你寫信，我預備寫一封很長很長的信，我要詳細告訴你，我最近的生活情形。

寫到這裏我遲疑起來，我的手也放不下去了。關於我最近的生活，我應該從什麼地方寫起呢？又應該寫些什麼呢？

我抬起頭漫然望着窗下的街景。斜對面一家百貨商店的玻璃櫥窗帶着那些絢爛的紅綠顏色最先闖進我的眼簾來。在那兩個雪亮的櫥窗裏展覽着各種各類的上海奢侈品，這些添在任何一個女人身上都會使她成爲一朵豔麗的花，如今却寂寞的躺在受過敵人炸彈蹂躪的街中，向着這戰時小鎮的居民誇耀牠們的豪華了。然而被擠在兩個大櫥窗中間的大開着的門却並不是冷清清的，也有不少的人從那里進出。我還可以瞥見櫃台裏的伙計將包好的物品遞給顧客。緊靠着這百貨商店的是一家糖果舖，牠即使不是這小鎮上生意最好的

一家，也應該被列在最賺錢的商店中間。牠的玻璃窗裏並沒有雪亮的電燈，而且擺在窗內木板上的麵包點心等每天照例是跟着陽光減少，到這時候就只剩下白色木板空望着行人，但是一天從早到晚總有許多客人擁擠在店裏，等着店夥們的忙碌的手包紮東西。甚至在一個紅球掛出以後，這店鋪也無法即刻送走紛至沓來的顧客，早作疏散的準備。

我再把眼光移到街中，接連一個星期的小雨以後遇着兩個晴天，泥濘的道路已經變成乾燥的了。大學生模樣的男女青年一對一對地慢慢走過，彷彿都帶着閒適的表情，從他們中間不時發出來愉快的笑聲。在街中笑談着的還有一羣一羣的穿制服和棉大衣的中學生，所謂一羣也不過是三四個到六七個，男的和男的走在一起，女的也愛和女同學結伴，中學生的脚步下得比較快，他們還喜歡向兩旁店鋪張望。帶着兒女逛街的中年夫婦和飯後出來散步的大學教授，中學教員，銀行職員以及公務人員也不時在人叢中出現。現在正

是街上最熱鬧的時候。

我的眼光還在往前面移，牠又跟着的一部分人進了一家賣麵兼賣甜食的小鋪。這小小鋪子也是鎮上生意興旺的商店之一，一早一晚總有好些人站在牠門前，用遲疑的眼光看裏面，不能決定是否要爲一碗麵一碗藕粉或一瓶豆漿等若干時候。這鋪子和那個百貨商店隔得不遠，中間不過四五家店鋪，在牠的緊隔壁是一個賣火鍋豆花的小館子，一幅白布帷幔代替了玻璃窗，人頭與火爐的影子「牛皮燈影」似的映在布幔上面。

敏，你看我這驢野馬跑得多遠，我的筆跟着我的眼光走了這一大段路。我竟然嘮嘮叨叨地向你描繪這小鎮的街景，這些和你那忙碌多變的生活又有什麼關係呢？你想知道的不只是我的近況麼？

不過說到我的生活，朋友，你想不到，這些瑣碎事情也是和這平凡生活分不開的，牠們成了我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小點綴。譬如說那個百貨商店，

我爲了買利華藥皂和三星牙膏會做過牠的顧客，在有警報的日子，我在進防空洞以前或者從防空洞出來，也進過糖果店購買麵包餅乾。作爲早餐，我常常吃那麵館的紅燒麵。朋友們從城裏來看我時，我和他們也會在茶鋪，麵館，豆花店裏消耗過一些光陰。

說起茶鋪，我應該告訴你，在這條小鎮的正街上，我們有着五家茶鋪，我每天總要在那些地方度過一部分時間。我的確喜歡這裏的茶鋪，要是沒有了牠們，我恐怕會悶死在我這個充滿煤臭的樓房裏。最大的一個，正如牠的招牌所表明的，是一家「茶樓」。在一個寬大的樓廳裏安放了十幾張紅漆方桌和六七十根紅漆板凳。從那些掛滿牆壁的對聯上，人看得出來這是本地×會集會的場所，不過集會的日子不多，平時一個樓廳裏常常只有寥寥十多個茶客，大半是大學生，一個人佔據一張桌子，堆滿着紙和書，一碗茶便可以消磨他三四個鐘頭，他們借這地方來溫習功課。此外有的人則是在這裏會

朋友商量事情。這茶樓下面便是長途汽車站，站內雖有一條供乘客用的長凳，卻也有小數人喜歡坐在樓上喝茶等車。但是像這樣的人也是不多的。除了星期天，早晨和午後茶樓裏照例非常清靜，黑臉堂倌開得在櫃台裏打瞌睡，有時整個茶樓中就只有我一個顧客，我可以把整個頭腦放在一本書裏面。或者那個光頭微鬚的矮胖子慢慢地走上來要一碗沱茶，坐在角落裏靜靜地喝了許久，或者三層樓上那個奶子高高臉色黃黃的丫頭重重地走下樓梯討一點開水同堂倌講幾句笑話，或者那個大學生帶着筆、墨、硯台、稿紙要一杯綠茶和一杯菊花坐在窗前寫文章，這些都不會給我攪亂書本中的世界。可怕的倒是那隆隆的汽車聲，牠使得牆壁、樓板、桌、凳都發生了震動，汽車在樓下經過時，我就彷彿立在顛簸的船中，船外揚起的不是波浪，卻是塵霧。我如果瞬眼地望着窗戶，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見大股的灰塵從窗外直撲進來。靠窗的幾張桌面立刻鋪上薄薄的一層土。

我知道一輛汽車從附近一個市鎮開來經過這裏往城內駛去了，或者是從城裏開往那個市鎮去的汽車。牠們每天來來往往經過這裏至少有二三十次。那種彷彿要震破人耳膜的春雷似的車聲常常從早晨七點鐘響到夜間六七點。車輪那樣忙碌地奔跑着，沒有一個時候停止過喘息。連撲進窗來的每粒沙塵也彷彿帶着熱氣似的。你看，我們就是在灰塵中生活着的。

敏，你不要爲這個就皺起眉頭。其實在我住的房間裏情形還要更壞。我的書桌就放在窗前，窗上玻璃被五個月前落在這街上的炸彈全震破了，現在補上了幾塊，也留着幾個空洞。甚至沒有大汽車經過，只要起一陣風，大股的塵土就會從這些空洞瀉進房裏來。倘使在晴天有陽光，我還可以看見灰塵在空中飛舞。

我是住在一個朋友開的書店的樓上。關於這個房間我可以告訴你許多事，許多你想不到的事。這裏原是個所謂「雙開間」的舖面，樓下却被一家菜

館先租去了一間，書店左邊也是一家同樣性質的兼賣「小籠飽餃」的酒菜館，所以牠不幸被擠在兩個酒菜館的中間。在酒館的簷下，就是在人行道上，每一家安放着一個圓形的大炭爐，從早晨到傍晚牠們不斷地噴出帶煤臭的烟，還有熾在鐵鍋上的蒸籠縫裏也不時冒出白色的熱氣。倘使籠蓋一揭開，這附近就彷彿起了雲霧，大股的熱氣同煤烟混在一起直往上升，被屋簷阻止了，折回來，就從窗戶的空洞大量地灌進樓房裏。這時人在房中有時也會看不清楚他四周的東西。他要是努力睜大眼睛想看穿烟霧，他的眼珠又會被熱烟刺痛。這並不是我的誇大的描寫，在每個早晨，情形確實是如此。早晨便是烟霧最猖獗的時期。

我現在給你隨便描寫一段我早晨的生活：

一陣隆隆的汽車聲把我驚醒了，我睜開眼睛，不知道時候的早遲，只看見白色的烟霧一股一股的從玻璃窗的空洞裏灌進來，這好像決了堤的水，很

快地淹沒了全個房間，留給我的只是白茫茫的一片。

樓板和牆壁全起了震動，同時好像有什麼人在我耳邊大聲叫喊。我覺得整個頭都在嗡嗡地響。過了片刻，汽車去遠了，我的頭腦才跟着樓板牆壁等等靜下來。

我坐在床上，揉着眼皮，然後戴上眼鏡，努力看那被淹沒在白霧中的房內陳設。起初我看見白霧在翻騰，在滾動。後來顏色漸漸淡了，烟霧也逐漸散去。書桌，書架，書櫃，木床，木凳開始清晰地浮現出來。房裏就只有這些簡單的傢具。

我下了床，穿好衣服，走到窗前，那股熟習的似乎會使人肺部爛掉的煤臭一下子就撲上臉來，我幾乎要打噁心，連忙轉身抓起臉帕和肥皂牙刷等等逃避地匆匆跑下樓去。

倘使是在星期日，那麼我睜開眼睛，常常會看見利莎站在我床前，一對

黑黑的眼珠不住地在我臉上滾動，寬臉上現着天真的微笑，她捏着一根紙條搓成的細捻子，好像要用牠來透我的鼻孔。

「利莎，你又在做什麼？」

她撲嗤笑起來：「黎伯伯，我輕輕喊你，總喊不醒。」

「你這頑皮孩子，你哪里是喊我？你明明要透我的鼻子，」我故意做出責備的樣子說。

「真的，我沒有透；我要透，你早就打噴嚏了，」利莎清脆地笑辯道，兩排白牙齒在我的眼鏡片上燦爛地發光。她又說：「媽媽說黎伯伯晚上寫文章睡得多，喊我不要吵你。我今早晨來過幾趟，黎伯伯，你都沒有醒醒，我想起媽媽說的，我不好意思吵你。」

我伸起手摸摸這孩子的頭，她說的是真話。有兩回她用這樣的紙捻子透得我接連打噴嚏，但這還是我來這裏不久剛和她玩熟了時的事。在稍以後她

就只拿着紙捻子在我臉上繞，却没有下過一次手。

「黎伯伯，起來罷，時候不早了，今天天氣好，你帶我出去走走。」或者——

「黎伯伯，起來，下樓去吃點心。」或者——

「黎伯伯，洗了臉，給我講個故事。」

如果我問她：「你怎麼不去上學？又逃學嗎？」

她總會回答：「今天星期天，你還不曉得？我就從不逃學的。黎伯伯，你亂講。」她還用一根小指頭威脅地指着我的前額。

這個孩子有時活潑，有時文靜，喜歡用思想，重感情，記性也很好，讀書不算太用功，但也不會偷懶，逃學的事情的確不曾有過。我喜歡這個八歲的孩子。

昨天是星期日，早晨我又被她的喜悅的聲音喚醒了。她拿着一張紙和一

管醒飽墨汁的小字筆央求我：「請你給我寫兩個字。」

「什麼字？」我奇怪地問道，就把筆和紙接過來。

「秦家鳳，家字我會寫，」她又慢慢地把那三個字重唸一遍。

「秦家鳳，就是你那個好朋友，梳兩根辮子的小姑娘嗎？」我笑着問道，便給她寫好那三個字。

「就是她，」利莎笑着答道，把右手第二根指頭放在唇邊。

「你寫她的名字做什麼？是不是你要給她寫信？」我又問道，還把那張紙拿在手裏。

她從那件青紅色方格子呢大衣的袋裏摸出一張信紙，拿在我眼前一幌，又笑嘻嘻地放回在袋裏，然後說：「她講過今早晨來要，現在還沒有來，我寫封信去請她來。」

「你們真是好朋友，一天也捨不得分開，」我故意同她開玩笑。

「黎伯伯，你才是我的好朋友，你講故事給我聽，」利莎似乎有點不好意思，微笑着把頭扭一扭，分辯道。她忽然把我身上的棉被往下面一扯，等我連忙伸手去拉住，半幅棉被已經離開我的身子垂到樓板上了，她得意地說一句：「黎伯伯，快起來呵，」就回頭往房外跑去。我聽見她還在樓梯上大聲嚷着：「黎伯伯，謝謝你呵。」

「這個頑皮孩子，」我獨自說，但在心裏我却是很高興的。

大約在一個多鐘點以後，秦家風來了。這兩個女孩親熱地並肩坐在樓下靠書櫃的一張方桌旁邊，頭挨着頭專心地翻看一本畫報。

我從外面回到書店裏，經過那方桌，忍不住打岔地叫了一聲「利莎」。兩個年青的頭立刻抬起來望着我。利莎的寬臉上浮着欣喜的微笑，她滿意地對我雲雲眼睛。另一張瓜子臉上也綻出笑容，薄薄的嘴唇微微張開，很有禮貌地喚一聲「黎伯伯」，點一下頭，兩根用紅色綢子紮的小辮子又垂到臉頰旁

邊。

我沒有別的話好講，便說了一句：「利莎，你好好地陪着你秦姐姐耍呵。」

「我曉得，」利莎點頭答應道。

我上樓去寫了一封信，是寫給一個遠在國外的朋友的，不過短短兩張信紙，却花了我不少的時間，費了我極大的忍耐力。我在書桌前幾次站起來又坐下去，剛埋下頭又會抬起來。還是煤臭在折磨我。這氣味不斷地從窗的缺口飛進來，就貼在屋內每一件東西上面，許久都不散去，使得書桌，信箋，鋼筆都發出了那種似乎就搔痛人心肺的惡臭。好像有一把鈍刀在我心上用力刮來刮去，使我發出好幾聲啞咳，纔把信寫完。

我拿着封好的信和一本沒有讀完的書大步走下樓去。我打算把信投到郵筒裏，然後到茶樓去消磨一兩個鐘頭。

在樓下我又遇見那兩個女孩。不過她們現在不是坐在方桌旁邊板凳上，看畫報了，她們坐在店門口兩個小竹凳上唧唧噥噥地談着閒話。我站在後面想聽她們談些什麼題目，她們似乎在談學校裏和各家裏的事，利莎忽然注意到站在她們背後的是我，並不是一個買書的顧客，便喚聲「黎伯伯」，秦家鳳立刻把她那滔滔不絕的小嘴閉上了。

「你們怎麼不再往下講？」我含笑問道。

秦家鳳不好意思地看我一眼，她只是微微一笑。

「黎伯伯，你不好，你在偷聽我們講話，」利莎不依地說，他站起來，拉着我一隻膀子要我出去，還說：「你快去看你的書。我們等一會兒到茶館裏頭來找你。」

我笑了笑，也就走開了。這天茶樓上的人相當多，四分之三的茶桌都被人佔去了。恰好靠窗右邊角裏那張桌子空出來，我便坐到那裏去。

滿個茶樓都是談笑聲。幾個學生模樣的人在玩紙牌。紙烟的灰白色烟霧在空中繚繞。我攤開書，把注意力慢慢地集中在另一個世界上面。書一頁一頁地在我眼前翻過。突然一個清脆的笑聲在我旁邊響起來。我吃驚地抬起頭。在我的正對面兩個年青的笑臉燦爛地發亮，我心裏一陣爽快，這意外的陽光把我從那個充滿陰鬱空氣的世界中救出來了。

這是袁利莎和秦家鳳那兩個孩子，她們真的來了。

「黎伯伯，吃花生米，」利莎說着就遞過一把花生米來。

「你們甚麼時候來的？吃不吃茶？」我吃着花生米，含笑問道，我想把她們留在這裏。

「不吃茶，我們剛剛吃了茶來的，」秦家鳳客氣地說。薄薄的嘴唇包了一嘴的笑。

「黎伯伯，你好用功呵。我們來了好半天你都沒有看見。要不是我笑出

來，你還不曉得，」利莎得意地嘲笑道，「黎伯伯，當心你要變成一個書呆子呵。」

我立刻把書閣上放在一邊，望着她們說：「我現在不看書了。你們坐下來，我們好講話，大家都不開玩笑好不好？」

「利莎，你看黎伯伯有點怕你了，你快坐下罷，」秦家鳳抿着嘴笑道。她便在我對面坐下來。

利莎也就在我右邊那根凳子上坐下了。她望着我雲雲眼睛，央求地說：「黎伯伯，我們坐下來了。你給我們講個故事罷。」她說完，又看看秦家鳳說：「秦姐姐，你不是來聽黎伯伯講故事嗎？」

我把手在利莎的頭上輕輕破了一下，故意做出責備的樣子說：「就是你一個人花樣多。」

「黎伯伯，不是她一個人的事，我也是來聽你講故事的，」秦家鳳連忙

解釋道。她親密地看看利莎。利莎也向着她微微點一個頭。

我把這兩張臉上的表情看了一陣。她們說話就像雀鳥在唱歌，聲音是利莎的稍微高一點。臉型雖不同，不過表情却有點相似，只是利莎多一點稚氣，秦家鳳說是有十歲了，略帶一點沈靜的大人氣，此外，純潔、善良、友愛等等，兩張臉上都有，而且兩張臉同樣充滿着朝氣，好像那早晨剛剛開放的花朵。

「黎伯伯，你不講，卻老是看我們做什麼？」利莎不能忍耐地問道。秦家鳳不做聲，故意把臉掉開看牆上的對聯。

「我在想，想好了就講的，」我順口答道，這時候我忽然想起了逗魂草的故事。故事裏面不是也有兩個像這樣年紀的孩子麼？他們不也是像這樣親密地過着日子麼？

我把這個故事對她們講出來。起初她們聽見我講着兩個孩子的友情，還

以爲我是在拿她們開玩笑，後來跟着我的敘述她們看見那兩個孩子長成了，友情跟隨歲月增加，兩顆熱烈的心連結在一起，兩個人用同一腳步，到四處去找尋那個普照萬物永不想滅的明燈。……她們的笑容沒有了，利莎靠近我身邊來，秦家鳳也移到利莎旁邊，兩對眼睛都定在我的嘴上，她們差不多運氣也不吐地靜聽着。我還看見利莎的右手被捏在秦家鳳的手裏。

我繼續講下去：兩個人永遠不停腳地走過許多地方，終於在一個寒冷的夜裏，在黑暗的荒山中，兩人中的一個跌在岩石上受到了重傷。另一個人用盡方法仍還不能挽救他的朋友的命。在那時候據說有一種還魂草存在的，人把牠搗碎放在死人口裏，可以使死了的人得到復活。這種草生長在荒山中，並不難找到，不過要用活人的熱血培養，牠才可以長成粗大藥子用來救人。這個人把還魂草找到了，他帶回家裏，栽在花盆裏面，每天早晚用錐子刺出自己身上的血來澆這棵草，在一個星期以後就用牠救活了他的朋友。

敏，你知道，故事的結局並不是悲慘的，兩個人終於找到那普照一切的明燈，給這世界添加了無限的溫暖。不過當我講到那個受傷的友人臨死的情形，我自己也受到感動，我的聲音顫抖起來。我幾次差一點講不下去，我閉上嘴，吞一口吐沫，那時我就看到面前兩個女孩眼裏的瑩瑩淚光。秦家鳳頻頻低下頭用手絹揩拭眼睛，她的另一隻手仍還把利莎的右手緊緊捏住，而且似乎捏得更緊。利莎好幾回掉頭看她的朋友，兩雙淚眼對望一下又掉開，我不知道她們用眼光表達些什麼意思。

「我不再講下去了，我把你們都說得哭起來了，這有什麼好處？」我的敘述逼近故事的結尾時，我忽然中斷地說。

「你講，你講，不要緊的，」利莎抓住我的袖子央求道，「我們真沒有哭。」

「你還說沒有哭，你看，你眼睛裏是什麼東西？」我指着她的眼睛說。

利莎的臉立刻紅起來。她揉揉眼睛分辨道：「我不是哭。人家心頭有點不好過，不知不覺地跟淚水就流出來了。」秦家鳳放開利莎的手破涕一笑，她不好意思地掉開頭，索性用手絹把眼淚揩去。

「不要害羞，這樣的眼淚是很好的，」我感動地對她們說，「我像你們這樣大年紀的時候，我聽別人講故事也哭過。」

兩個小小的頭默默地點了一下，還是利莎先開口：「黎伯伯，快講呵，還有好長嗎？」

「快完了。你們看那個朋友都救活起來了，那麼還有什麼好講的！」

「你自己編一點也好。你不是很會編故事嗎？你寫了那麼多的書，」利莎說。

敏，這次利莎的話說準了，這還魂草的故事裏面已經添入我的心血，我隨講隨編，加添了好些描寫和敘述，而且給這故事改換了一個更樂觀的結局

。說完這故事的最後一句，我望着她們噓了一口氣，我看見兩張年青的臉都被一種明徹無比的微笑籠罩着，我覺得一股熱氣流進我心中，很快地使我全身都感到了溫暖，我感激地微笑了。

利莎站起來，輕輕對秦家鳳說：「秦姐姐，我們回去罷。」她拉開板凳，提高聲音笑容滿面地對我說：「黎伯伯，謝謝你呵。」秦家鳳的瓜子臉也向着我點一下。於是兩個孩子手牽手地往樓梯那邊跑去了。

過了一陣，又是那兩個女孩子來喚我回店裏去吃飯。在飯桌上她們兩個坐在一邊。利莎還常常替秦家鳳挾菜。秦家鳳先放下碗。但等着利莎吃完，才一起離開桌子，兩個人又手拉手地往外面去了。

敏，以上的話全是前天晚上寫的，我一直寫到夜深，寫到同房間的人睡醒了一覺再睡時，纔放下筆，摺好那些作爲信箋的稿紙，但是我的一隻腿已經凍到幾乎不能夠動彈了。

第二天我便因為受了涼躺在床上爬不起來。我沒有吃東西，沒有看書，睜起眼睛在床上想了一天事情。在這各種各樣的事情當中，總有你那對炯炯的眼睛在向我注視，敏，你看，我何嘗忘記過你？我忽然又想起了你五年前對我說過的話：「你要好好地照顧自己，你也該學點忍耐。」的確，我現在已經學會忍耐了。

這天朋友夫婦都來看過我，但是來得次數最多的還是那個小利沙，她上午回來聽說我病了，馬上帶着書包來看我，問我病得怎樣，又問我要不要吃東西。她似乎忘記了我答應過要講給她聽的故事，她反而絮絮地向我講說她在學堂裏看見聽見的一些事情。看見那天真善良的小小臉上的笑容，我彷彿受到一陣春日陽光的撫摩，我心上的鬱結全消散了。

她忽然停住嘴，向窗外一看，一團一團的白氣在窗洞口盤旋，她把嘴一噘，生氣地自言自語：「又是煤氣，真要叫人燻死！」她回過頭，賭氣似地

對我說：「黎伯伯，這個地方真不好，我們應該搬家。你看，你生病，他們還要燻你。」

她說的確實是真話。煤臭，煤臭，兩個爐子放在窗下，一邊一個，早晨生火的時候用烟來燻我們；飽餃出籠的時候，用帶油香的蒸氣來悶我們；而且整天用那無孔不入的煤臭來刺我們的心。

「搬家？找不到房子我們又搬到哪里去？要是有了房子早就搬開了，」我苦惱地回答道。憤恨又在我的心裏抬頭了。

「飽餃一籠，排骨麵三碗！」粗大的聲音在樓下喊起來。這也是人的聲音。為什麼人對人這樣殘酷呢？難道我們同他們中間又有過什麼仇恨？無怪乎這個孩子又憤憤地說了：

「他們也是人，為什麼這樣不講理？不過多賣幾個錢，卻不讓人家舒服。爹爹向他們辦交涉，總講不好！」

不錯，我那朋友同樓下兩家酒菜館的主人辦過交涉，請他們把爐子移到店鋪裏面，不要放在人行道上，卻遭他們嚴辭拒絕了。後來實在受不住烟爐，朋友又到鎮上警察署裏去請求設法。那位制服整潔的講湖北話的巡官親自來書店調查一通，客氣地吩咐朋友寫一張呈文遞上去。這呈文花費了朋友許多天功夫，呈文上去以後，到現在還沒有下文。我們依然整天受着煤烟燻炙。朋友的一個新生男孩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裏養育起來的，現在開始呀呀學語了。

「有什麼辦法呢？現在的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只知道顧自己，不會想到別人。你爹爹態度不夠硬，又是隨隨便便，所以交涉總辦不成功，」我說的全是牢騷話。敏，我知道你聽見一定會責備我，我不應該對一個九歲小孩說出這種話。

「我不相信，我就不要只顧自己！黎伯伯，你說得不對，」利莎嘟起嘴

固執般她說。

我又一次和孩子的純潔的心靈接觸了。這比一付良藥還更能夠治我的病，我半晌講不出一句話，只是用感激的淚眼望着她。

「黎伯伯，你不舒服嗎？怎麼有眼淚水？」她忽然發覺我的眼淚，又看見我癡呆地望着她，不知道我心裏想些什麼，她蹲在床前關切地問道。

「沒有什麼，你說得很對，」我搖頭感動地說。

「你一定是不舒服。不要講話了，好好地睡罷，」她像一個大人似地吩咐我。

下午放學回來，她在下面和她母親講話。我剛剛醒過來，覺得心裏好受一點，聽見她的清脆的，不含絲毫煩惱的聲音，彷彿一陣溫暖的微風迎面吹來，把屋子的煤臭吹走了。我感到一陣爽快。

不久利莎便走上樓來，她剛剛到門口，就嚷着：「黎伯伯，你好些沒

有？」

「好些了。你放學回來了？」我高興地說。

她敞開大衣，帶跳帶跑地到了我的床前。一隻藍地白點的綢子的蝴蝶在她的頭上微微閃動。

「我去同爹爹講過了，要他一定把隔壁開館子的趕走，趕走了屋裏頭就沒有煤烟了，」她像報告一個重要消息似地認真地說。她滿意地微笑了。

我默默地望着她的笑容，低聲回答了兩個字：「很好。」

「黎伯伯，你今天吃過東西沒有？」她又殷勤地問。

「我吃過一碗藕粉冲蛋，覺得很好，」我笑着答道。

「很好，」她學着我的口音說，自己也忍不住撲嗤笑起來，「黎伯伯，你真滑稽，不管什麼，你總說很好，很好。生了病睡在床上也說很好。你看，滿屋的煤臭，你難道也說很好？」她剛說到這裏，一輛從城裏開來的汽車

逼近了我們的穹下，一陣轟轟的巨聲帶着灰黃的塵土直撲進窗裏來，她忽然發出一聲嗆咳，過後拿手絹揩了揩嘴和鼻孔，抱怨地自言自語：「人家就不給你安靜，一會兒是孔隆孔隆汽車開過來，一會兒又是排骨麵幾碗。」她又對我說：「黎伯伯，虧你還睡得着，你真能夠忍耐！」

我吃了一驚。她怎麼會說出這種話？敏，你看現在連一個九歲孩子也責備我太能夠忍耐了。不知道你聽見會有什麼感想？你猜我怎麼回答她？

「在這種時候人活着就需要忍耐阿，」我的確是這樣地回答了她的，而且我還加上一句：「你小孩子不懂得。」

「黎伯伯，你不對，你動不動就說我們小孩子這樣那樣。難道你自己就沒有做過小孩子？」利莎撅起嘴不以爲然地說。

我不答話，却望着她笑起來。

她要講話，樓梯上一個叫聲把她阻止了。這聲音不高，我一聽就知道是

秦家鳳的，聲音繼續着，顯然是那個女孩走上樓來了。利莎一邊答應，一邊往門外跑去。

又是兩個孩子手拉手地走進來。「你上去就緊不下來，」秦家鳳笑着埋怨利莎道，快要走到我床前她便站住，深深地點一下頭，嘆了聲「黎伯伯」，又轉頭望着利莎微笑。

「黎伯伯，秦姐姐聽說你生病，特爲來看你的。」利莎笑着說。

秦家鳳便掉頭朝着我接下去說：「黎伯伯，你好些了嗎？」

「好多了，謝謝你呵，」我頻頻點頭道。

「黎伯伯，你不要着急，今天她不是聽故事來的。不過你病好了一定要給我們講故事呵，」利莎高興起來又同我開玩笑地說。

「利莎，你不好，黎伯伯生病，你還要吵他講故事，」秦家鳳伸手把利莎頭上那個藍花蝴蝶結理一下，一面搭訕地說。

利莎掉轉頭對秦家鳳閃閃眼睛，帶笑分辯道：「你現在不要在黎伯伯面前討好。講故事還不是歸我們兩個聽嗎？」她又回過頭來對我說：「今天黎伯伯害病，就是你請他講，他也不肯講的。」

「我講，我講，」我毫不躊躇地接連說，我的喜悅是從心裏升上來的，她們給了我這樣大的喜悅！作爲回答願意使她們高興。一個故事自然而然地浮到我的腦際來。我便開始說：「從前有一家人——」

兩個孩子正在交換眼光。忽然利莎嚷起來：「我們現在不要聽，我們現在不要聽！」她笑着，秦家鳳也笑着。兩個孩子馬上掉轉身子，手拉着手輕輕地往樓下跑去了。

我又睡了一覺，醒來時只聽見隔壁房間裏一陣唧唧噥噥的聲音，我的聽慣了喧囂也聽慣了寂寞的耳朵立刻分辨出來這是利莎同秦家鳳兩個人在那里講話。但我也不知道她們講些什麼。她們的話似乎越講越多，話語中常常夾

離着笑聲，彷彿兩個人都很高興。過了好一會，聲音終於寂然了，兩個人好像輕手輕腳地走出房來。我想她們一定是到樓下去，不過我也動一動頭，把眼睛掉向着房門。

我這房門是終日終夜都開着的。這時忽然伸進來兩個年青的臉，黑黑的頭髮，兩朵紫花旁邊停住一隻帶白點子的藍蝴蝶，兩對發亮的眼光直往我臉上射來。我忍不住笑了。

於是兩個孩子又帶跳帶笑地奔進來，很快地就到了我的床前。

「黎伯伯，你今天睡得太多了，」利莎嘲笑地說。

「黎伯伯，我們先前還來看過你，你睡得呼呼呀的，」秦家鳳說了，自己抿嘴笑起來。

「我哪里睡覺？我只聽見你們在隔壁噥哩咕嘈吵了大半天，不曉得吵些什麼，講得那樣親熱，」我也同她們開玩笑道。

「黎伯伯，你說得不對。我們輕輕地講話，又沒有吵嘴，你怎麼要說吵了大半天！」利莎笑着辯道。

「這又算是我講錯了，你這個多嘴的小姑娘，我講不過你。我只問你剛才我正要給你們講故事，你們爲什麼一下子就跑開了，是不是嫌我講得不好？」

聽見我這幾句話，兩個人又互相望了望；利莎閃閃眼，秦家鳳笑笑分辯說：「黎伯伯，不是呵。我們怕你講累了，會翻病的。」

「媽媽說過，黎伯伯生病，不要再請他講故事；」利莎連忙接下去說了這一句。

看見她們的充滿善意和關切的表情，我只有感激地點點頭，接連說了三個表示了悟的「呵」字。我彷彿又看見兩顆毫無忌妒的紅心在我面前平穩地跳動着。

「還有袁伯伯要我們來問你，要不要再吃什麼東西，」秦家鳳再說。
不等我開口，利莎就接下去：「我曉得，要一碗藕粉冲蛋，」她撲嗤一笑。

「利莎，你真聰明，猜得到我的心，」我也忍不住笑了，却故意稱讚她一句。這時夜幕已經罩上天空，在對面樓房中電燈光黃黃的亮了，樓下酒菜館裏顯得十分熱鬧，江蘇口音的茶房大聲嚷着：「五號的大紅蹄，炒肉絲快點！」我也覺得肚子有踏空虛了，便說：「那麼你們下去的時候，喊人給我買碗藕粉冲蛋也好。」

「我們現在就下去，我要回去了，」秦家鳳對利莎說，過後她望着我：「黎伯伯，我回家去哪，下回再來找你。」

「好，謝謝你，放學時候再來要呵，」我點點頭說。

「秦姐姐，你看黎伯伯真客氣，還在說謝謝你，」利莎笑起來說，秦家

鳳也笑了。

「我要來的，我還要來聽黎伯伯講故事，」秦家鳳說，簡單地向我行一個禮，就牽着利莎的手走了。

少了這兩個發光的笑臉，房裏頓時陰暗起來，夜吞沒了我的房間。但是我的心和我的身體却是很溫暖的。我不扭開電燈，黑暗可以幫助我思索，我在床上翻來覆去想了許久，這一次我終於把心上的毒草拔去了。我在某一些擺出朋友面孔在背後放冷箭的「作家」那裏得到的箭傷，現在，由孩子的真誠的心來治愈了。在這人間畢竟是光明的希望過於黑暗的鬼影。

還是利莎端了藕粉上來給我開燈的。

這晚上我睡得早，而且睡得很好。心裏非常坦然，一切暗影都消散了。沒有噩夢。夜在我的安靜的睡眠中過去了。

早晨我又替利莎喚醒。這是意外的事，因為今天不是星期日。利莎站在

床前，使勁地推勸我的頭，驚惶地叫着：「黎伯伯，黎伯伯，快起來！」

「你快起來，爹爹同下面吵起來了。快點，他們要拿刀來殺爹爹，」她兩隻眼睛驚恐地睜得很大，臉色也成了慘白，說話帶點口吃，那樣子是很可憐的。

「你不要怕，不會有這種事情，他們決不敢，」我安撫她說，即刻披起衣服下了床。我聽見一個粗暴聲音罵着：「娘操×，你有本事你就下來。」

「下來就下來！」我那朋友氣得聲音打顫，接着鏗鏘地走下樓去。

「快去，快去，」利莎又在催促。

「不要緊，」我一面說，一面穿好衣服同利莎一起走下樓去。我聽見朋友太太在隔壁同娘姨講話，便斷定事情並不嚴重。

樓下店門大開，朋友同一羣人往警察分署去了。我們再聽不見爭吵聲。利莎的心漸漸鎮靜下來。臉色也恢復了紅潤。當她聽見我問她要不要跟着去

警察署時，她不同答却先問我：「黎伯伯，我忘記了，你的病還沒有好吧？」

「完全好了，你要去我可以陪你去。」

「你還沒有洗臉嘛，」她若看我說，接着又自言自語：「偏偏不湊巧，張先生進城去了，黃子文又去買菜去。店裏頭一個人都沒有。」張先生是店員，黃子文是練習生，都是睡在我這個房間裏的，張先生進城去批貨昨晚沒有回來。從她的臉色和語意我知道她盼望着我陪她去，我便直捷了當地說：

「等一會兒我回來洗臉也是一樣。那麼我就陪你去看你爹爹去。」

「好，謝謝你，」她滿意地微笑了。但她還站在窗下仰起頭喚她媽媽，問道：

「媽媽，我跟黎伯伯去看爹爹去，好嗎？」

她母親從樓上窗裏露出半身來，小弟弟還抱在懷裏，她母親溫和地囑咐道：「好的，不過你要快點回來呵，你今天還要去上學，不要耽誤了。」

「我曉得，我曉得，」她答應着就拉着我的手走了。

在路上她簡單地告訴我這事情的經過：樓下左邊那家菜館生火，煤烟冒上來，完全灌進隔壁房間裏，連小弟弟也呛得哭了，利莎的父親從窗裏向樓下講話，要那茶房把爐子搬動一下，茶房不肯，就吵起來，她父親把一盆還未用過的臉水朝爐子上倒下去，火滅了，茶房的身上也灑了幾滴水，那茶房便拿了一把菜刀出來，說要殺她的父親，把書店大門的門門都砍落了。因此她纔害怕起來。

「你真傻，殺一個人，哪里有這樣容易！你看你媽媽都不着急！」我半安慰半嘲笑地說，伸手在她的頭上輕輕敲了一下。

她不作聲，臉紅起來，不過不臉色，我知道她的恐懼已經漸漸消散了。過後她仰起頭看着我說：「黎伯伯，你沒有看見他剛才那種兇相，那個不講理的茶房——」話沒有講完，我們已經到了警察分署的門前，她便住了嘴。

這分署也是將就用一家商店的舊址改修的。只有兩扇鋪門開着，却被一大羣看熱鬧的人堵塞了。我站在門口除了一堆人頭外甚麼都看不見。小小的利莎幾次顛起腳，伸長頭頸，也沒有用。

裏面各種口音在講話，中間也有她父親的聲音，聲音似乎很清楚，但我仔細聽去，却又連一句話也聽不出來。不過我知道她父親不會吃虧，便寬慰地對她說：

「利莎，回家罷。看情形不會有甚麼事了。你爹爹就要出來的，在這里久站也沒有用處，你還要上去學。」

利莎看看我，眼裏漏出一點失望的眼光。她囁嚅地說：「就再等一下也好。」

我瞭解她這時的心情，我捏住她的手不再作聲了。

不久她的父親便從人叢中走出來。她看見他，馬上撲過去，親熱地喚着

：「爹爹。」我的準形容不出她臉上的歡喜的表情。

「你跑來做什麼？你不去上學？」她父親感動地頻頻撫摩她的頭髮，說話的聲音也帶了點顫動。

「我怕他們會欺負你，」利莎偎着父親，兩手拖住他的膀子，偏起頭仰望着他，親切地說。

「不會的，還不過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朋友簡短地回答，臉上浮出他常有的微笑。先前的怒氣早已消散在九霄雲外了。

在回家的途中朋友把交涉的經過對我說了。這次交涉勉強有了結果：署員吩咐茶房把爐子搬開。關於倒水的事，茶房要求賠償，署員却說：「本來應該罰他五塊錢，不過我已經申斥他，他是讀書人，受申斥比罰款還厲害，所以你也用不着再講了。」這樣就還開了茶房。現在我們還可以聽見茶房氣憤地在後面亂罵，不過隔了十多步，我們走得並不快，他也不追上來。

「不對，不對，真正沒有道理！」利莎憤憤不平地說，「爹爹，你沒有一點錯，怎麼又怪你不是？」她又看看我說：「黎伯伯，我們再去講去。」

「這不過是一句話，好在爐子的問題解決了，」她父親還是滿不在乎地同她講話，臉上依然掛着和善的笑容。

我贊同利莎的話，不過我却摹倣她父親的調子回答道：「算了罷，再講也講不好的。現在且看爐子是不是會搬開。」

「這次一定搬開，不會再有問題了，」朋友滿意地說。他對什麼事都是樂觀的。

我笑笑，也不講別的話。

這天天氣特別好，雖然山谷裏還積着霧，但也顯得十分稀薄。冬日的陽光溫和地撫摩着這條長長的鐮刀形的馬路。近來常常是愁眉苦臉的天空也開顏微笑了。我站在門前望着在屋簷上，在電線上快樂唱歌的麻雀，又看看對

面樓窗上一抹金色陽光，我覺得相當高興。這時店兩邊爐子裏和蒸籠裏照常發散出一陣一陣的煙霧，但我也不要去注意這些了。

十點鐘光景我在茶樓上聽見堂倌說「掛球，」連忙到臨街的窗前去，果然街中有人在跑，一個人問：「幾個球？」一個人回答：「當然是一個紅球，」對面的幾家商店紛紛在上鋪板。

一個紅球，這是預行警報了。所謂球便是紅紙燈籠，這時牠一定高高地掛在口口銀行背後坡上警報台的球桿上面。我用不着到那里去看明白，便付了茶錢拿起書走出茶樓。

好些天沒有警報了，今天霧很稀淡，敵機多半會來一趟，這樣想着，我便決定先到小學裏接利莎去。

小學在一條死巷裏面。說是死巷也不恰當，因為在巷的盡頭雖是無路可走，却也有了一片遠景。這裏算是高坡，坡下橫着一片冬水田，斜對面坡上又

是一所女子學校。作爲小學校校址的古廟就是在學校的正對面。門前有兩株大黃楊樹，也應當是年代久遠的老樹了。

我看見有些小學生陸續從裏面走出來，便站在樹下等候利莎。不久利莎掛着書包，一跳一跳地在大門口出現了，靠近她同她講話的便是那個梳兩根小辮子的秦家鳳。她們只顧講話，沒有注意到我，我便高叫一聲「利莎！」兩個頭高高抬起，兩對眼光即刻射到我的臉上，兩個人同時驚喜地叫出來：「黎伯伯！」

她們跑到我身邊，利莎高興地拉着我的手問道：「你站在這兒做什麼？」

「我來接你們的，現在快走罷，」我說。

我們三個走出這條死巷子，秦家鳳應該往右手邊走了，便向我和利莎告辭，笑着點一個頭，說：「等會兒見。」利莎揚揚手回答她，多餘地添一句

：「在防空洞裏見。」

利莎一家人同秦家鳳母女平常都躲在口口銀行的防空洞裏面，我也是。因此放了空襲警報以後我們還有機會看見秦家鳳。

我和利莎向左手邊走。書店就在眼前，鋪板已經上好，兩扇門還開着，利莎的母親抱了孩子立在門口，對我們微笑，還問一句：「是黎伯伯去接你的嗎？」

「黎伯伯在學堂門口等我，」利莎得意地答道，過後她又向我央求說：「黎伯伯，以後有警報你就來接我，好不好？」

「好的，」我爽快地回答她。忽然一輛從城裏開出來的長途汽車飛也似地在我們面前跑過去了，車輛捲起大股灰塵，在空中旋轉，我們只有屏住氣息背轉身子。

「太太，都弄好了，就走嗎？」那個矮胖阿姨拖着兩個大布包一拐一拐

地走到門口，喘吁吁地說。

「車子哪？還是把車子推去。等到空襲警報發了再走，」利莎的母親看了看娘姨，就這樣回答。

娘姨放下布包去推出那架小孩坐的藤車。就在這時候空襲警報的汽笛聲響了，聲音不很清楚，但是掛在電桿上的警報鐘又接着噹噹地響起來。

「空襲了，」利莎興奮地嚷着。

「我們就走，」她母親答道，又轉身去看娘姨，娘姨把車子推了出來，我便幫忙她把布包放到車上去。

「爹爹哪？」利莎忽然問道。

「爹爹到大學上課去了，他曾在那邊躲的，」她母親回答道，又把左手裏理的三張白色卡片式的防空證向我遞過來說：「還是讓黎伯伯拿着防空證罷。」

書店兩邊的酒菜館一直到這時候都是十分熱鬧的，現在那裏面起了一片鬧聲，客人們慌慌張張地跑出來。那個散放煤臭烟霧的炭爐也閉上大嘴休息了。

我把利莎母女送進口口銀行，一個人坐在銀行側門邊矮樹下一塊石頭上面等候緊急警報。在這裏我可以望見警報台上的燈籠，也看得見街中的行人。馬路似乎安閑地睡去了，沒有氣息，沒有塵土。寥寥幾個穿黑制服的防護團團員寂寞地在崗位附近閒踱，四周很靜。鷄鳴雀噪和人語安詳地在空中飄盪，顯得特別響亮，特別清楚。

過了一陣，緊急警報還沒有來。我坐得有點不耐煩了，便站起來。經過馬路我望見山谷裏還浮着一張疏疏的霧網，但已經被陽光穿破了。田，樹，溝，屋全露在我的眼前，只是彷彿還被一層玻璃罩住了似的。田坎上有人影在搖擺，樹下也顯露出人影來。一些人站在公共防空洞洞口等待消息。

「黎伯伯，你還不進來！」利莎從窗口窺行側門內探出頭來喚我，側門開着一扇，那個穿制服帶手槍的行警還立在門外查看防空證，利莎把身子移到門邊，靠在她的肩上的還有另一個女孩的頭，那自然是秦家鳳的了。兩對年青的眼睛帶笑地對我震動。利莎又說：「快進來吧。黎伯伯，你在等哪個人？」

她的話沒有說完，我就聽見淒厲的緊急警報聲，這聲音不知道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但是一瞬間整個山坡都響遍了。同時急促的鐘聲接連不停地敲起來。我仰頭去看警報臺：兩個紅球全落下了，剩着瘦骨稜稜的球桿高聳在坡上。

「黎伯伯，快進來，緊急哪！」秦家鳳帶點驚惶地催促道。

我進了門，行警也跟着進來，把門關上了。

利莎拉着我的手，往洞口走去。我問她：「你媽媽呢？」

「媽媽他們下洞裏去了。」

桑家鳳還說：「黎伯伯，我們進洞罷。進去晏了，會沒有坐位的。」

我把這兩個孩子送下洞去，自己走上石級，在洞口立了一陣。

時間在靜寂中過得很慢。忽然靜止的空氣開始動了，發動機的聲音清晰地從天的一角發出來，聲音逐漸增大，逐漸逼近，彷彿有一隻巨大的魔手正向着這小鎮伸過來似的。

「來了，來了，」有人發出這低微的驚呼，留在洞外的人一齊跑到洞口，魚貫地走下洞去。

洞裏點着洋燭，上下兩旁都有木板，兩排木凳上坐滿了人。我走下石級把腳踏上地板，就聽見利莎的聲音：「黎伯伯，在這兒來坐。」我朝着聲音來的地方看去。利莎坐在她母親旁邊，這時剛剛站起來，讓坐位給我。我便過去坐下了。利莎就靠了我立着。她母親懷裏的小弟弟却已沉沉地酣睡了。

秦家鳳母女坐在我們斜對面。

在洞裏也還聽得見機聲，敵機就像是在我們頭頂上盤旋似的。沒有一個
人講話。於是一聲巨響打碎了沉默，整個洞微微震動一下。

「落彈了，」一個聲音低低說。

「大概就在□□□，」另一個聲音輕輕回答。□□□是附近另一個市鎮，
又是長途汽車的終點。我想被炸的多半是那個地方。

炸彈孔隆隆地落下，雖說是巨響，但傳到洞裏却只有轟轟的聲音。洞
裏空氣跟着在震動，我的身子也微微搖搖幌幌。在這短短時間內洞中靜得像
一座古廟，我連自己的怦怦心跳也聽得十分清楚。

接着一陣靜寂開始了，在我和對面座位之間安放着的長板凳上，那支孤
零零的洋燭發着搖曳的微光，燭淚流了一大灘，火快要燒到板凳了。有人着
急地吩咐女工：「洋蠟燭，快點！」站在我膝前的利莎突然一口吹滅了火。

那些帶着暗黃色的沉默的面孔立刻消失在黑暗中。於是火閃似地亮起來手電筒的白光。

另一支洋燭點燃了。可怕的機聲已經完全消去。代替牠的是人們的話語，咳嗽和笑聲。有人移動身子往外面走。我悶得難受，也預備出去。我站起來時，一隻手還搭在利莎的肩上，她掉轉頭來望着我輕輕地說：「我跟你出去。」

我牽着她的手走上二十多步石級，出了黑暗的洞穴。陽光使我差一點睜不開眼，但過後我也就習慣了。我昂起頭暢快地呼吸幾口新鮮的露天空氣，我聽見利莎自語似地在說：「到底是在外面舒服。」

「不要緊，敵機今天不會再來了，」我安慰她說。

一個人影從洞裏閃出來，舊呢大衣蓋着灰絨線衫和青裙子。這是秦家鳳，她一邊揉眼睛，一邊喚着「利莎」。

「你也出來了？」她笑着問她。

「洞裏太悶，我坐不下去，」她答道，過後她又噙着嘴抱怨利莎：「你也不等我，就先出來了。」她把右手繞過利莎的後頸搭在利莎的右邊肩頭。

「我不曉得飛機走了沒有走，所以不敢喊你出去，」利莎閃閃眼睛笑着答道。

「那麼你胆大，」秦家鳳嘲笑地說，就輕輕敲一下利莎的頭。

我們靠着洞邊石壁隨便談了幾句話。利莎又纏着要我講個故事。我便把「能言樹」的故事講給他們聽。

我剛剛講了兩段，警報台上又掛起兩個紅球，現在是恢復空襲警報了。行警寬寬地嚷着：「休息球，休息球。」

從洞裏陸續走出一些人。利莎的母親抱着醒醒的孩子出來了，秦家鳳的母親跟在後面，秦太太面孔顯得蒼老，身體薄弱，手裏拿着一根手杖，走完

最後一殺，跨過門就喘了兩口氣。

兩個孩子都掉轉頭去看各人的母親，利莎喚一聲「媽媽」，秦家鳳却只點頭笑笑。

「利莎，你又在聽着黎伯伯講故事了，」利莎的母親帶笑地說。

利莎笑笑，我接着往下講。她們漸漸地被我的故事吸引住了。兩個人都不眨眼地望着我。我也興奮地繼續講下去。可是不等我講完，解除警報的長長的汽笛聲又來打岔了。

娘姨揀着布包從洞裏出來，看見利莎便說：「大小姐，回去哪。」

利莎含糊地應一聲，也不看她一眼。娘姨走到側門旁，把布包放到籐車上面。

兩扇側門大開，人們向着那裏走去。兩個孩子的母親都走到門邊了，還回過頭來喚她們的女兒。我也不便久站在這地方，便說：「走罷，我們回去

再講。」

利莎和秦家鳳一邊一個跟着我出來，街上滿是攜兒帶女背包提箱的行人。有幾家商店正在卸下鋪板。娘姨推着簾車在前面走。利莎的母親抱着剛醒的孩子一邊走，一邊和秦太太講話。

走到橫街口，秦太太應該轉灣了，便站住等候秦家鳳。我問這個女孩：「你跟你媽媽回去嗎？」她不答話，卻輕輕跑過去，站在她母親面前，央求似地講了幾句。

我不知道她在講什麼，不過我可以猜到她的意思。果然她站了片刻，望着她母親點着手杖進入橫街以後，便回到我們身邊來。

我帶着兩個孩子走回店裏，別的人都回來了。爲了喝開水，我們又走入樓上的房間。我第一眼便看見滿桌滿床的塵土。熱水瓶仍還安全地立在方桌的一角。我拿起水瓶倒水，兩個孩子便動手打掃灰塵。

我們三個人都喝了水，我在椅子上坐下來，讓她們坐在床邊，我繼續講那「能言樹」的故事。

大樹吸收了女孩的眼淚以後居然能夠發聲講話了：「……在地上一切的人都是沒有差別的。凡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別人的苦痛上，用種種方法來維持自己的幸福，這樣的人是不會活得長久的。連那二十二層的長生塔也會在一個早晨的功夫完全倒塌。只有年青孩子的心纔能夠永遠存在。」

兩對漆黑的大眼珠就在我的臉上滾動。牠們是那麼明亮。

我繼續轉述着大樹的話：

「去罷，伴着你哥哥去罷。你的眼睛也可以做你哥哥的眼睛。他會用你的眼睛看見一切的。去罷，去幫助別人，同情別人，愛別人，這都是沒有罪的。」

我自己在做荒唐的夢，還把兩個孩子也引入了夢中。她們接連地蠕動眼

睛，靜靜地聽着我講完最後一句。

小女孩扶着瞎眼的哥哥向着大路走去了。給我們留下來這個陳設凌亂的房間。樓下又在叫喊了：「排骨麵兩碗。」接著是一輛卡車吵鬧地跑過去。灰白色的煤烟開始從窗的缺口飄進來。

「怎麼又有煤烟？」利莎揉着眼睛厭惡地說。

「樓下又在生火，真討厭，總不管別人，」秦家鳳氣憤憤地說道，她也在揉眼睛。

煤烟越來越多，很快地就把這房間變成了霧海，我忍不住咳嗽了兩三聲，只得同兩個孩子逃到樓下去。

兩個爐子依然安放在原處，都冒着烟，左邊那個拿刀砍門的茶房躬着腰火鉤在掏爐橋，他好像完全沒有把爐子撥開的意思。

「你看，這是你爹爹辦的交涉，」我生氣地說。

「不是說喊他們搬開嗎？他們怎麼又不聽？」利莎驚奇不解地說。

「沒有用，沒有用！就是燬死也不過我們幾個人。哪個肯真心來管這些閑事！」我氣怒地又發起牢騷來。

兩個孩子自己很不滿意這事情，看見我也在生氣，便不再講話了。我們都站在店門口。我出神地望着人們接二連三地走進隔壁茶館，我苦痛地想着這個問題：為什麼人對自己的同胞要這樣殘酷？

立在我身邊的利莎忽然伸手輕輕拉我的袖子，低聲對我說：

「黎伯伯，我相信大樹說的話。我要做一個那樣的好孩子。」

我驚喜地轉頭看她，她的一雙眼睛帶着淚水發亮了。

我就像故事裏的那棵大樹一樣，受到了小女孩的眼淚的潤澤。我覺得內部起了一個大的震動，我似乎應該對她說幾句話，但是，我什麼也講不出，我只有緊緊握着她的手，過了好一會，才掙出一句：「你真是個好孩子。」

秦家鳳被利莎留在店裏吃中飯，利莎遣了娘姨到秦家去通知，秦太太也就允許了。利莎今天待秦家鳳特別親切，秦家鳳也是。但是到五點鐘兩個人終於戀戀不捨地分別了。

傍晚利莎的父親回家吃晚飯。他是從□□□回來的。今天被炸的地點確實是□□□。他去看過災區，塌了三五間房子，傷了一個人，炸彈大半落在江裏，可以說是沒有大損失。

菜館門前的爐子還在冒烟，我注意地一嗅，又聞到一點煤氣，我忍耐不住便向朋友發問：

「爐子爲什麼還沒有撥開？」

「就要撥開的，這次他們一定撥，」他毫不在意地笑答道。臉上仍還帶着樂觀的表情。

你對什麼事都太樂觀了，」我冷笑道，也就不再同他談這個問題了。

敏，我今晚上又給你寫了這許多話，告訴你這許多瑣碎事情。吃過晚飯後我就坐在樓上書桌前面給寫這封信，那時電燈沒有亮，（不，這是亮了，又熄了，）我點起一支洋燭，就靠着那搖曳的昏黃燭光照亮我的筆跡。我伏在案上連頭也不抬起地專心寫着，我一直寫到煤烟散盡，菜館關門，寫到四周寂然無聲，電燈重燃，寫到每家店鋪滅燈睡去，我還沒有停筆。

現在還是我一個人坐在書桌前面，四周都是靜聲。同房間的店員和練習生都睡熟了。在隔壁，朋友夫婦和利沙姊弟也睡得沉沉的。樓下馬路上只有一片黑暗，偶爾閃起一股電筒光，響起一陣急促的脚步聲。這聲音顯得多麼空虛，很快地牠又寂寞地消失在黑暗中了。夜披着他那墨黑的大氅在外面進行，似乎要撲滅一切的光亮和暖熱。寒氣像一根蛇從我脚下慢慢地爬上來，牠還在嚼我的兩腿，我感到一陣麻木，兩隻腳都凍僵了。

這時不過十二點鐘，呵，連斜對面那家貿易行樓上的燈光也突然滅了！

除了這房間，似乎再沒有一絲光亮。整個街，整個小鎮都靜靜地睡了。那麼也讓我放下筆和你暫時告別罷。

二

敏，整整有十幾天我沒有給你寫一個字。現在是午後，窗外下着蛛絲一般的小雨，我剛剛從外面回來。我是冒雨出去散步的，暗灰色的淒慘的天空低低壓在我的頭上，寒冷的雨絲澆不滅我那火似的熱情。不知爲什麼這幾天我的忍耐又逼近了限度了。我整天關在房間裏，只看見那些凌亂的陳設，那些烟，那些霧，那些煤臭，還有那接連的陰天，接連的細雨，和侵骨的寒氣，好像我四周就只有那些東西。朋友們的通信也中斷了，這些天裏我就沒有收到一張從外面來的字條，似乎友人們都忘記了我。可是那些憎厭我的人卻仍還繼續在我背後放冷箭。今天吃中飯時，我見利莎的父親從學校帶回來的

一份在另一個城市裏發行的小型報紙，那上面一篇題作「沉默」的短文，又是支冷箭，不過沒有挨到我的身子，箭卻在中途落地破折了。那短文的作者憤憤然嚷着我應該「沉默」，卻不知正因為有他這樣的人整天在受陵受虐，我才始終不肯放下筆。雖然我也曾用「沉默」作過笔名，表示我對某一種壓力的抗議，還在那小書的序言裏說明了這「沉默」的來歷。你應該記得支加哥殉道者司拍司一八八七年在斷頭台上說的那句最後的話。在飯桌上他們的除了談論這篇短文外，又談到天天高漲的物價和米價，利莎的父親盡心地敘說了他的同事們的苦況，連他那永遠帶着樂觀表情的臉上也皺起眉頭。他的妻子總是溫和地講話，不常笑，但更少給我們看見她的愁容。她是一個能幹的主婦，常常用平靜的心境和縝密的頭腦處理困難事情。這個書店便是在她的指揮下存在而且逐漸發展。因此看見她們夫婦在一起時，我便會想：要是沒有這位太太的事務才幹與溫和性情，我那朋友的樂觀也就會有問題了。

我們也曾談到爐子的事。

「怎麼樣？搬了沒有？」我用這問話來逼他。

「沒有辦法，」朋友笑笑搖頭說，這次他自己認輸了。

利莎在旁邊撲嗤笑起來。在這店裏就只有她的臉上是充滿着陽光，充滿着生氣，充滿着天真的微笑。看見她那明亮的臉，我覺得灰暗的天空好像又開展了一點似的。

我把利莎送進了學校，又回到陰鬱的天幕下面。雨繼續在落，道路全是滑足的水泥，在那上面移動腳步都是相當困難的。但是我不願即刻回到書店裏去。我覺得有一團火在我胸膛裏燃燒，我全身的骨頭彷彿都落在油鍋裏受着熬煎，連腦子也燒得發燙。我整個頭整個臉都是火。我不能多用思想，我不能休息，我一直在細雨下面走了兩個鐘頭，這其間像魅影似的在我眼前出現了各色各類人的影子，我的耳邊不停地響着各種各樣的吱吱喳喳。「難道

在這時候還不讓我安靜？」我氣憤地想着，我的忍耐真的快到了限度了。

就在這時，我忽然又想到你，想到你從前說過的話，我才又勉強鎮定了心，回到書店樓上來給你寫信。

我寫了這麼一大段，利莎還沒有放學回來，窗前仍舊掛著簾子似的雨絲。看見這好像永遠下不完似的細雨，我又覺得火在心裏上升了。筆還捏在我的手裏，我應該再往下寫些什麼呢？

今天早晨我起得特別早，這是我昨晚想好了的抵抗煤煙的方法。我下牀時，街後面雄雞的叫聲才消失不久。等到我洗完臉打開店門，天已經大亮。那時沒有落雨，泥濘的馬路上還不見一個行人。在附近三四家店門口，有人立着扣衣服的紐子。我朝着往城裏去的方向在馬路上走了一陣，看見白茫茫的晨霧像一片濃煙包圍着遠近的山，田，道路和房屋，我自己彷彿踏進雲霧中去一般。空氣潮濕，沉重，而且還帶着一種氣味。寒氣漸漸透過我的衣服

，好像有一隻冰冷的大手在我臉上撫摩。但是我仍然毫不畏縮地向前走去。

忽然三輛沉重的黑包車帶着叮叮咚咚的轆轤聲穿過濃霧迎面滾下斜坡來，車子上還放了簡單的行李。車上人大概是到□□去搭船的。我等車子過去，又回轉頭看牠們一眼，這麼快牠們就已經被濃霧吞食了。我看不出一點來痕和去路！想不到我自己就是從那白茫茫的一片中走過來的。

我走到鐮刀形馬路的尖端，對岸的景物隱約地出現了，那里可以說是刀柄，一個山谷隔在這兩個高坡中間，現在都變成了霧海，迷迷茫茫，無垠無邊，只見那乳白色的東西在翻騰，在滾動，斜岸一棵樹，一堆屋剛在我眼前顯露，即刻又被霧浪淹沒了。我爲了想穿霧海，在這里站立許久，得到的卻只是窒悶。

我折回來，仍舊呼吸着重濁的霧氣。我又走入正街，兩旁的房屋漸漸從霧海中浮現了。那些緊閉的店鋪打開了門，一家跟隨着一家，學徒，工友，

火夫們忙着搬卸門板，整理櫺窗。顏色和聲音水似的流入街中，再緩緩地往馬路的兩端流去，或者湊在正街的中心幾家飲食店門前，或者擁擠在街旁那條作爲菜市的死巷裏，或者沿着鐮刀形的馬路流向遠方。

書店門打開了，兩旁的酒菜館照常熱鬧地接待顧客，兩個炭爐毫無顧忌地散放煤烟。蒸籠蓋揭開，一陣水蒸氣撲到書店門口，飛入樓上房間，兩尊粗壯的膀子伸到白霧籠罩的蒸籠旁邊，端走了熱氣騰騰的一籠飽餃。

在書店門口站立一陣，眼前流過去五顏六色，耳邊響着各種不愉快的聲音，我不知道這時候應該去到什麼地方。我不願走在馬路上呼吸那窒息人的霧氣，更不願坐在樓上讓煤烟燻壞我。

利莎挾着書包出來了，兩隻小手插在青紅色方格子呢大衣袋裏面，她帶笑地說：「黎伯伯，你今天好早呵。」不等我回答，她又央求道：「黎伯伯，你送我上學去好嗎？」

我高興地即刻答應了，她給我找到一個去處，至少在利莎身邊，在小學校門口，我還可以在年青的臉上看出明日的溫暖。

「讓我給你拿書包，」我說着便伸過手去。

利莎看我一眼，笑了笑，默默地把書包遞給我。

我們走入那條通小學校的巷子，利莎忽然問我道：

「黎伯伯，你爲什麼這兩天總是愁眉苦臉的？你心裏頭有什麼不高興的事情？」

「我吃了一驚，這個孩子居然像大人一樣地講話，而且像大人一樣地猜到了我的心事。但是我還搖搖頭否認道：

「沒有，沒有什麼，你不要亂講。」

「我看得出來，我看得出來。我記得你才來頭兩個月一天總是有說有笑的，」利莎固執地說，臉上還帶着她那光亮的微笑。

「這兩天悶得很，」我解釋地答道。我知道這回答不會使她滿意。但是從後面送過來秦家鳳的聲音：「利莎。」利莎連忙回過頭去。

秦家鳳跑到利莎面前，向我喚了一聲「黎伯伯」，就親熱地挽起利莎的膀子往前走了，兩張年青臉上籠罩着喜悅的光輝。

轉瞬便是小學校，我聽見秦家鳳在說：「我同媽媽講好，明早晨請你到我們家裏頭吃麵。」明天是星期日，她們不到學校去。

我們走到學校門口，好些男孩子在門簷下玩耍，我把書包交還給利莎，她除了向我道謝外，還說：「黎伯伯，同去要高高興興呵。」她笑着對我閃眼睛，搖搖手，秦家鳳也對我一揮手，然後把手搭在利莎的肩上，兩個人歡喜地走進門內去了。

我留戀地在大樹下面站了好一陣，我覺得這小小的古廟裏充滿着陽光和溫暖，但是外面針似的細雨開始飄落下來。孩子們都進到課堂中去了，廟

門口是靜靜的，空空的。我淋着雨慢慢走回家去。

我寫到這裏，天色又黯淡了，我聽見利莎的聲音在樓下講話，還有她母親的聲音，她父親的聲音。

呵，利莎在下面喚我，她父親也在喚我，我應該攔筆到樓下去。

今天傍晚得到岑的一封信，他問我一件事情，晚上我寫了一張信紙回答他，把信封好，我自己拿出去投到郵筒裏，回來看見書桌前電燈十分明亮，硯台中還有餘墨，便拿出寫給你的那一疊稿紙往下再寫。

今天吃晚飯時，在飯桌上聽見利莎和她父親談論送禮的事，才知道明天是秦家鳳的生日。利莎要到秦家去玩，預備把禮物也帶去。

說到禮物，她父母提出幾件東西，利莎都不贊成。她堅執地要送一件紅絨線衫和一本照像簿。照像簿書店裏有。紅絨線衫在斜對面百貨商店櫥窗裏

面放了好久。她說秦家鳳喜歡這兩樣東西，想了許久，都不能到手。秦先生坐在城裏做事，對家庭並不關心，也不大喜歡他的女兒。

「不管。我自己出錢買絨線衫，媽媽給我照像簿，」利莎撒嬌地說。

她父親笑起來，她母親也笑了，母親說：「你倒說得爽快。你曉得照像簿賣多少錢一本？」

「三十五塊錢，我問過黃子文的。橫豎我們自己店裏頭的東西，又不要媽媽另外花錢。秦家鳳喜歡牠，還是送給她好，橫豎媽媽用不着，也賣不出去，」利莎理直氣壯地答道。

「你倒會講話。好，就算我把照相簿送給你罷。不過絨線衫卻要你自己出錢去買呵，」她母親溫和地帶笑說。

「我不是還有兩百塊錢存在媽媽那兒嗎？上回送爹爹圍巾不過花了三十多塊錢。下個月黎伯伯過生，我也要買條圍巾送他，」利莎興高采烈地說。

「不用你花錢了，我替你出錢罷，你媽媽買一樣，我也買一樣，」她父親和藹地說。

「那麼我也買一樣，」我插嘴說。

「都不要，都不要，」利莎搖搖頭滿意地說，「我只要媽媽給我照像簿，別的東西我自己買。我送禮，總要自己拿出點錢來才算真心送。秦家鳳說過，她請我吃麵，也是她自己出錢。」

「就讓她這樣罷，她講得也有道理，」她母親對她父親說，「她倒是個實心的人。」

「好，媽媽答應了，」利莎放下碗站起來快樂地說，她跟着剛才離開飯桌的練習生走到櫃台前，「黃子文，把照相機拿給我。」

「像她這樣年紀倒好，」天總是高高興興的，我就是生氣的時候，看見她一臉笑容，立刻氣也沒有了，「她母親成慨似地說，眼光隨着女兒移到櫃

台，聲音裏洩露出母親的慈愛。

我沒有多講話。我想到她口中的那條圍巾，有一天會作爲我寂寞的生日的禮物送來的那條圍巾，我眼前突然明亮起來，我感激地微笑了。

敏，單是爲了那句簡單的話，你說我不應該懷着感激的心微笑麼？

三

發出了兩封長信，我始終沒有得到你一個字的回答，敏，我不明白爲什麼你一度出現之後又突然隱去了呢？爲什麼你得到我的消息之後又開始沉默呢？難道我那些信函都被誤投在大海裏面，不會有一張紙片達到你手邊？或者因爲我曾經忘記過你，你現在用「沉默」來作爲報復？還是等不到我的回信，你就因新的使命奔跑另一個地方？這都是可能的。而且我還有更多的揣想，牠們也都是可能的……。

然而不管這一切，我今天還是在書桌前面坐下來給你寫信，這應該是我的第三封信了。

今天是我的生日。這個你不會記起來的，其實要不是我那朋友（利莎的父親）時常提起，連我自己也會把他忘卻了。我計算起來這十九年中間我就只記住一個生日，在那天和四五個熟朋友在上海一家廣東菜館裏吃過一頓飯，還喝了幾杯酒，但那也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今天我卻是十分快樂。早晨起來，在枕頭旁邊我發見了一個紙包，上面寫着這樣的十二個字：「利莎送給黎伯伯的生日禮物」，紙包裏面整整齊齊的放着一條捷克製的毛織圍巾。利莎已經到學校裏去了。

我把圍巾纏在頸項上，我感到異常的溫暖，我又一次接觸了善良的小小心靈，分得一點牠的光亮與熱氣。我多日來的心上的陰影都給這一點光和熱驅散了。我吃過早點就高興地拿了書到茶樓上去。

茶樓仍然是很空闊的，我還是揀了那張坐慣了的茶桌，堂倌照常的過來泡茶。光頭微鬚的矮胖子按照往常的樣子上樓來坐了一陣，黃黃的丫頭照例的走下樓討開水，和堂倌譁笑話。這些和我發生一點關係。我的心上沒有雲翳。我看書看得很快，今天連這個樓廳也顯得特別明亮了。

我的心完全跟着書中的字句在跳動，我忘了注意時間的早遲，後來連堂倌也到三層樓上去了，這樣一個大的廳子裏就只留着我一個人。我仍還把頭埋在書上，直到意外地利莎的笑聲響在我的耳邊，我才抬起臉來。

又是利莎和秦家鳳兩個孩子。秦家鳳仍還穿着那新的紅絨線衫。利莎的眼光定在我頸項間的圍巾上面，她笑着囁道：「黎伯伯，拜生呵。」

「黎伯伯，拜生，拜生。太用功哪，過生也該要一天呵，」秦家鳳一面點頭招呼，一面笑說道，她每次點頭都是點得相當深，有點像在鞠躬。

「不要吵，好好坐下來，我請你們吃茶，」我圍上書笑着說。

「不要坐了。我們來請你回去吃麵，爹爹媽媽都在等你，」利莎說着就把我放在桌上的書拿起來，她故意催促：「黎伯伯，快走，快走。」

「黎伯伯，你茶錢給了嗎？」秦家鳳插嘴問道。

「沒有，所以我還不能就走，」我答道，我想到底是秦家鳳年紀大一點，更細心一點。

「不要緊，下回來給也是一樣，不曉得堂倌跑到哪兒去了，」利莎仍還左催促。

「等他一下罷，」我遲疑地說。

「利莎，你替黎伯伯大聲喊聲堂倌，看他來不來，」秦家鳳想出主意，對利莎說。利莎果然大聲叫了兩下：「堂倌。」

堂倌咚咚地從三樓跑下來。我瞥見他的影子，就把四張一角的票子丟在桌上，跟着這兩個小女孩走了。

店裏放着一張小小圓桌，桌上擺滿了菜，是利莎的母親親手做的，秦家鳳的母親也來了。大家就了座，熱熱鬧鬧地吃了一頓麵。我這陪着利莎的父親喝了兩杯大麵。他的酒量相當大，今天他喝得不少，酒意已經上了臉，他還不肯放下杯子。他平時講話不多，現在卻滔滔不絕地談起來。他對我敘述他幾年來的遭遇，這裏面也有不少牢騷。沈默的罐子打破了，心裏的一切水似地全流出來。他的太太幾次暗示要他閉上嘴，他反而講得更多，而且更加用力講話。他忽然把酒杯往桌上一放，順勢拍了一下桌面，大聲說：

「我在外國住了八年，回國來在大學教書也教了五年了，養一個太太兩個孩子，還要靠開書鋪來維持生活，這真是笑話。怪不得我那班同學都改了行。」

雖然還是牢騷話，但他卻是帶笑說出來的。他的太太在旁邊急得沒有辦法，只好用抱怨的語調對秦太太解釋道：「你看，他今天真是吃醉了，自己

也不曉得在講些什麼。」利莎和秦家鳳時而望着他抿嘴在笑，時而唧唧噥噥地講了許多話。

「我今天才沒有醉，我說的都是真話，沒有一句假的。你不懂，你完全不懂，」朋友搖搖頭着急地說，甚至在這時候笑容也還沒有離開他的發紅的臉，他太太笑笑，不再向他答話了。她看見我們都吃了飯，便上樓去提一籃鮮紅的橘子下來。

敏，利莎的父親就是一個這樣的人，一個實心的人。他自己說他永遠樂觀。的確，甚至在應該動氣的時候，他也帶着笑容。他可以忍受任何不公平的待遇，他也可以在任何困難的環境裏設法為自己找一個正當的出路。他不灰心，也不想投機取巧。他只是安安穩穩地一步一步走那人生道路。常常開玩笑地稱他做「我們的良好公民」。

「不過話又說回來，慢慢來，能夠忍耐一點，正當的做事，也不見得沒

有辦法。你們看爐子不是搬開了？我說一定會搬開，現在果然就搬開了，」他得意地笑着說，又喝乾一杯酒，自己擺擺手說：「不吃了，不吃了。」

利莎正在剝橘子，就剝好一個遞到他手裏，笑着說：「那麼吃個橘子。」我聽見他談爐子的事，忍不住撲嗤一聲笑了出來。

他接到橘子，把手在利莎的頭上撫摩一下，稱讚一句：「這真是我的好女兒，曉得給爹爹剝橘子。」他聽見我的笑聲，便回過頭來問我：「你在笑什麼？」

「爐子不能說是就搬開了，右邊的一家還會開門的，」我笑着辯駁道。

「不過左邊一家總搬了，」他說。

「但這並不是你交涉的結果，還是別人關了門把鋪子頂出去的。」

「那又有什麼關係？只要我們聞不到煤烟就行了，橫豎是一樣的，我們交涉的目的也就是這一點，你說對不對？」他滿意地辯道。

我無話可說了，我知道和他這樣辯論下去，是不會得到結論的。我自然不贊同他的意見，不過我明白這差異是從兩人的不同的生活態度上來的，我不會說服他，同樣他也不能說服我。但我們仍是很好的朋友。

然而他也有他的道理，事實上我們已經有四天沒有喫到煤煙了。右邊的一家菜館因為管賬的虧空了錢帶着一個股東的妻子逃走了，現在還關着門在整理內部，不知道什麼時候再把店門打開。左邊的一家說是因為股東們鬧意見便停業把舖子頂給了一家賣雜貨的，如今正在裝修門面。左邊一隻炭爐早沒有了，右邊的一隻空空的立在關閉着的舖門外面，代替牠昔日的威武的便是今日的寂寞。

我們接連過了四個比較安適的日子，連呼吸也暢快了許多，今天又是一個難得的晴天，吃完橘子，利莎和秦家鳳還為我的生日唱了幾首歌。所以我非常高興。

寫到這裏，我耳邊還彷彿響着利沙的鈴子似的歌聲，寒夜騎着風帶呼地在外邊進行，連牆壁也凍得發出來低聲呻吟，但我的心卻是很暖熱的，寫到這裏，我不覺快樂地微笑了。

敏，我願意你知道我這快樂的心情，還希望你也受到牠的傳染。的確，年青的我們應該永遠保持着快樂的心情的。

四

敏，我的畏友，請原諒我長久的沉默。我早就說過我急切地盼望着你的來信，可是你的長篇的信函到了我手邊這麼久，我卻不能夠坐在書桌前給你寫一張稿紙的回答。你很容易猜到這是什麼原因？這一次我是被病抓住了。

我的病是在生日後第三天開始的，起初是四肢發軟，後來發冷，以後又發燒。冷起來時，雖然蓋上三幅厚被，我也禁不住要在牀上顫慄，連牙齒也

抖個不停。燒起來時我不知道自己躺在什麼地方，只是迷迷糊糊地接連做着可怕的夢：自己殺人或者就要被人殺害，或者陷在火燒的房屋裏面，或者看見炸彈當頭落下，還有許多許多我現在記不起來的景象。燒得最厲害的時候，就像一團火在我臉上燼，我不得不大聲呼喊來發散熱氣，我不知道自己叫些什麼。據聽見的人說我的聲音並不大，我接連地說了許多話，他們也不告訴我是關於哪一類的事情，只說聽不出來我的含糊的嚶語。

利莎的嘴在我面前是不會保守沉默的。當我頭腦清醒熱度減退的時候，她會絮絮對我講說許多事情，她見到的，聽到的，或者別的有趣味的事。有時她也會摹倣我的聲音重說一兩句我那些嚶語，或者忍住笑對我描繪我病中的情形。有一次她說聽見我連續叫了幾聲「我不怕」，卻不知含着什麼意思。我自然無法給她一個回答，就只好讓她時時學着說「我不怕」來嘲笑我了。

要是沒有利莎這個孩子和她的小姊姊秦家鳳，我在病中一定是很寂寞的，或者我的病甚至不會好也說不定，即使病好，也會好得更慢。是她們支持了我的精神，使我能夠忍耐這麼長久。她們的天真的笑和好心的話語便是我這個病人所需要的陽光和溫暖。

兩個孩子每天放學後便會一起來看我。在寒假中短短的休息日子裏她們兩個每天總要在我的房間裏度過一個上午或者一個下午，秦家鳳來時多半在下午，有時候還帶着課本來，倘使我閉着眼沈沈睡去，她們就坐在我的書桌前面溫習功課。她們有時不發一聲，有時唧唧噥噥，但是決沒有做過什麼舉動來妨害我的睡眠。記得有一次我從噩夢中醒來，心還因悲痛和恐怖顫抖着，我不知眼前究竟是夢是真，我移動眼光，我忽然發見書桌上兩顆女孩的頭髮在一起，吃吃地低聲笑着，我吐了一口氣，兩張年青的臉立刻掉向着我，笑容還未消散，就像兩朵迎着朝陽開放的花，還帶了晶瑩的露珠，那是明

亮的眼睛了。我的心立刻鎮定下來。我聽見兩聲親切的呼喚「黎伯伯」，兩個孩子一下就跑到我的床前，鳥叫似地爭着同我講話。

我還聽見利莎的母親說，當我發着高熱，昏迷地說着呓語的時候，兩個孩子就靜靜地立在我的床前，眼淚汪汪地望着我，或者驚惶失措地到樓下去逼着利莎的母親三番四次地請醫生。袁太太對我說這話時，兩個孩子都在我面前，利莎大聲分辯着，秦家鳳笑着，不好意思地低下頭。我只是微笑，我的眼光輪流地在兩個小女孩的臉上打轉，我沒有作聲，我不知道應該講什麼話才好。

我的病終於有了轉機，漸漸地好起來，熱度也逐漸在減退。在這中間春天來拜訪這個小鎮了。我躺在病床上也可以聞到春天的氣息。從窗外吹進來的微風，從塗抹在玻璃窗上的陽光，從兩個孩子以及別人身上穿的衣服，我也可以看到春天的影子。我也在減少我的衣服和被褥，同時彷彿我身體的重

量也跟着在減輕。我可以下牀坐一些時候了，我也可以在房間裏慢慢地走上二三十步。

有一天兩個孩子給我帶來了一把小花，青青的細葉襯托着黃色和白色的小小花朵，每朵花都欣然昂着頭，彷彿還在呼吸新鮮的田野空氣。感謝這兩個孩子的好心，春天被帶到我的房裏來了。我一把接過這不知名的野花，就拿來放在眼睛下看；鼻端上聞，我默默地聞了許久，這種帶着泥土味的清香似乎慢慢地沁入我全身，我覺得整個身子都顫抖起來，好像被一種力量在搖撼着似的。

「利莎，你看，黎伯伯拿着花，就像蜂子釘住花一樣，」秦家鳳在旁邊抿嘴笑道。

利莎也笑起來，她抓住秦家鳳的手答道：「你不是說害病的人愛花嗎？真不錯。」她又對我說：「黎伯伯，你這樣愛花，我們每天都給你摘點來，

好不好？」

「好，」我只能吐出這一個字，我說不出我這時的感情，不過我知道我的活力漸漸地在恢復了。

利莎真的常常給我摘花來，花的種類也漸漸加多。跟隨着天氣的變和，那一片白茫茫的霧海也逐漸乾枯了。早晨醒在牀上我看見金色陽光在窗外盪漾，遠聽見麻雀羣在房簷上愉快地唱歌。樓下的酒菜館換了老板，經過一番裝修以後不再賣飽飯了，連爐子也搬進廚房裏面，我立在窗前不會再受到煤烟的圍攻了。

在我的病中，只有過一次警報，但是沒有發緊急警報就解除了。我沒有離開書店，而且也不想動一下。這天利莎的父親在學校裏面，母親抱着孩子躲防空洞去了。利莎一定要留着陪我，她母親還叫黃子文（那個十九歲的練習生）留下，準備等緊急警報發出後扶我到書店背後那個公共防空洞去。

「利莎，你爲什麼不去躲？你不害怕？」我感激地問她。

「黎伯伯，你不害怕，我也不害怕，」她笑着回答我。

「今天不會來的，霧還還沒有散完，」黃子文很有把握地插嘴說，自從上次炸了□□以後，敵機就不會來過一次。

「要不來才好，省得黎伯伯跑一趟，」利莎放心地說。

四周異常靜。空襲警報發出了大約二十多分鐘，市聲完全停止，窗下馬路上連防護團團員的脚步聲也寂然了，我望着這小小的面孔，心裏沒有絲毫的恐懼。

利莎看見我不講話，還以爲我心裏害怕，便安慰似地對我說：「黎伯伯，你不要害怕，我給你講個故事。」她真的把她從先生那里聽來的故事講給我聽了。故事是簡短的，她剛剛講完，警報就解除了，她高興得拍手歡呼：

「黎伯伯，不要緊了。」

我的病剛好時，還遇着一次警報，這回我是躲了的，但緊急警報發出後，敵機並沒有到市空來，大約過了一點多鐘才聽見解除警報。

這以後便是接連的陰天，雨天，空氣相當沈悶，天空永遠蓋着那麼多的愁雲。但是在這小鎮的四周，萬物都在發育生長，欣欣向榮，前兩日雨後初晴，我沿着通口口的馬路散步，路旁山田裏油菜花開了，一片黃亮亮，綠油油的顏色十分悅目。小蝴蝶們成羣結隊展開雪白的翅膀在田上自由飛舞。田畔幾棵老樹也披上了新衣。在這充滿生機的氛圍中，我的健康很快地就恢復過來了。

昨夜我還出去看了和我相別已久的藍空明月。山谷同着大片的油菜花朦朧地橫在月光下面，遠處幾匹山若隱若現，彷彿是淡墨色的畫圖，對岸幾點燈光又像停泊在港口中的輪船的電燈。裹在我身上的一件秋大衣抵不住春夜的寒氣，我便匆匆回來。走到店門口，遇着利莎的父親，他關心地捏捏我的膀

子，叮囑道：「晚上少出去呵，看受了涼又會病倒的。」

我感謝他，但是我得意地昂頭說：「不要緊，我不再生病了。」

現在我把頭從面前一疊稿紙上抬起，窗前馬路中正推開一片清涼的月色，又是一個靜寂的月夜。寒氣一陣一陣的從窗洞飄進來。

敏，我也應該擱筆了。不過我告訴你：我現在過得很好，不，我應該說，現在我的心境很平和，現在我很高興。你不要再爲我就心。我返告訴你：六天以後便是利莎的生日，她父母答應她請秦家鳳到店裏來吃麵，自然也請我，我還預備了一件禮物在那天送給她。

五

敏，這封信對你是一個意外，對我更是一個意外。我五天前萬想不到接若就要給你寫這樣的一封信。昨夜我提起筆來，想向你報告一個消息，但是

糟塌了十多張紙，我還寫不出一段可以叫人理解的話句。今晚窗外是細雨迷濛的暮春的淒清之夜，從幾處被損毀的屋瓦的洞隙中，經過了天花板，漏下來「淅淅」的斷續的雨滴，牠們給我帶來更多的寒意。從窗洞望出去，整個正街彷彿都落在酣睡中，黑夜撫慰着那些疲勞的靈魂。隔壁房內沒有燈光，先前還在牀上嗚嗚抽泣的利莎的聲音也寂然了。我的房間裏則是一片鼾聲，不知為什麼張先生和黃子文兩人的鼾聲今晚上顯得特別重濁。我靜靜地坐在書桌前面。回憶凝成一塊鐵，重重地壓在我的頭上：思念細得像一根針，不斷地刺着我的心，血像一層霧在我的幻象中升上來，現在連電燈光也帶上腥紅的顏色。我無處逃避。一閉上眼，我就會看見那隻泥土裹緊的腿，和一個小女孩的面顏。我不能在夢裏找尋安靜，我只有求助於筆，讓牠幫助我減輕痛苦。

昨天來過警報，而且出乎大家意外地來了敵機，數目是二十七架，在城

內和四郊投下不少的爆炸彈。這是今年的第一次轟炸，卻又是如此厲害，連我們這個小鎮也不能倖免！

當炸彈在這小鎮的上空刷刷地落下時，我和利莎一家人正在日口銀行的防空洞裏。我們聽見飛機盤旋聲，聽見炸彈下落聲，然後便是兩三下震撼山嶽似的霹靂巨響，一陣風濺進洞來，把立在板凳上的洋燭打落在地上滅了。洞子搖晃了兩下，才穩住不動。利莎的母親懷裏的孩子嚇得大聲哭起來。

在那極短的時間裏，我彷彿從頭上中了一下鎗鎗，把全身打得粉碎，過後才慢慢地聚合攏來。孩子的哭聲被母親的奶頭塞住了。我舉目四顧，眼前只有黑暗。我注意傾聽，靜寂中隱約聽見細微的機聲。但這機聲也被靜寂吞食了。

於是人們像從噩夢中醒過來似地開始吐出兩三句簡單的話語。我聽見利莎耽心地自言自語：

「秦姐姐不曉得躲在哪兒？不曉得她們進城沒有？」關於「秦姐姐」的話，利莎先前就說了許多。這天秦太太母女沒有到防空洞來，不過利莎知道秦家風要跟着母親進城去看父親，只是她還不能確定她們究竟動身沒有。秦家鳳的父親我沒有見過，但聽見袁太太說，那是一個脾氣暴躁的人，近來和他太太處得很不好，他在城裏還有一個年青的女朋友。最近他們夫婦爲這女朋友吵過幾次架的事，袁太太也是知道的。

「你不要耽心，她們一定在城裏躲防空洞的，」我知道利莎爲這事情不安，便安慰她道。我這時沒有想到書店，也不敢想到書店和我那朋友的僅有的財產。

「你的孩子心腸倒好，自己的家說不定全光了，你却只耽心你小朋友的事情，」利莎的父親帶笑地插嘴說，他笑得似乎有點勉強。

「一定完了，今天炸掉的地方恐怕不少，」利莎的母親接着說，聲音裏

略略帶了一點焦慮。

利莎默默地捏住我的手，我覺得她的手在微微顫動。

聽見警報解除的時候，她也不笑，臉上還是掛着愁雲，好像她丟失了重要東西似的。我拉着她的手急急走出銀行的側門，這時還不到下午一點鐘。

人們張皇地在馬路上亂跑。我一直望過去，前面正街中凌亂地橫着大堆木片，磚塊和塵土。左邊四五家店鋪的樓房全倒塌了，另外兩三家被揭去了屋瓦，剩着半傾圮的木架子。右邊的房屋似乎還是完好的，我再注意地往那邊看，我想看到書店的樓房，但是街道漸漸在轉灣，而且一陣黃沙似地在陽光中飛揚瀾漫的灰塵遮住了我的眼睛。

我們加快腳步往前面走。幾個提着小皮箱或布包的人氣喘吁吁地迎面跑過來，口裏嚷着：「前面走不通，要繞灣，」他們並不認識我們，却像熟朋友似地對我們講話，並且報告了被炸的商店的名字。

「利莎，不要往前走了，我們從後面繞過去，」袁太太在後面吩咐道。

「我跟黎伯伯一起走，」利莎轉過頭這樣回答了母親。她又對我低聲說：「黎伯伯，我們先到秦家去看看。」她的手微微抖着。

「好，」我點頭答應道，我不能說別的話，這時我的心也跳得很厲害。我同情地看着她的臉，臉上全是陰雲，顯得非常黯淡，我觸到那一對帶着深的焦慮的眼先，利莎的臉從來不是這樣的！我苦痛地輕輕嘆一聲：「利莎。」她抬起頭央求似地問我：「黎伯伯，她們該不會在家裏罷？」

「不會的，」不會的，」我堅決地說，我的確相信秦家風母女進城去了。轉眼便是橫街，前面顯得異常擁擠，我不知道大華人在那里做什麼，但是我可以在猜到目前出了什麼事情。

「完哪，完哪，」聰明的利莎喃喃說。

我看清楚了，在街的右邊高坡上一排三幢相當精緻的平屋現在變成了一

大堆瓦礫和一個大土坑，人們就站在坡上坑邊挖掘。

利莎丟了我的手瘋狂地往前面跑去。我跟着她跑。我們也不管和人相撞，只求即刻跑上坡去。這時利莎的意志竟然變成了我的意志！我們雖然擠出一身汗通過了人叢中，但是沒有達到高坡，我們便被防護團圍員阻攔了。

「利莎說了幾句話，沒有用，誰都不能夠上坡去看，許多人都被攔在下邊。利莎還要往前走，她也把我拉着往前走。另一個防護團圍員跑過來對我打招呼，他便是茶樓的黑臉堂倌，他一面做着攔阻的姿勢，一面說：『不好過去，有人埋在裏頭。』」

我打了一個冷噤。我聽見利莎接連在問：「好多人？是哪家的？挖出來沒有？」

「多半三幾個罷，我也不清楚是哪家的，」黑臉堂倌含糊地答道；他掉頭朝坡上看了看，不大關心地说：「多半就是中間那一家，聽說那家有個太

太，還有個小姐。」

「不會的！不會的！不是哪一家！」利莎生氣似地辯駁道。

「不相信，你等會見自家看吧，」堂倌淡淡地說。我連忙對他示意，叫他不要再往下講。

利莎沉着臉掉頭四顧，忽然驚喜地叫起來：「秦伯伯！秦伯伯！」我隨着她的手指望去，一個穿西裝的人向著我們這面慌張地跑過來，一張戴着眼鏡的瘦臉，那果然是秦家鳳的父親。

爲什麼是他一個人？難道她們走在後面？

利莎跑着迎上去問道：「秦伯伯，秦伯母和秦姐姐哪？她們在哪兒？」

「我一個人先跑出來的，我怎麼曉得她們在哪兒？」他臉色慘白；睜大眼睛，叫嚷一般地答道。他不理利莎，也不管前面的防護團團員，就拔步繼續跑過去，似乎打算一口氣衝上高坡。別人攔住他，他便大聲叫着：「這是

我自己的家，我要去找我家裏人呵！」這不是叫嚷，倒像是哭號。

「黎伯伯，」利莎剛吐這三個字就「哇」的一聲，靠在我胸前傷心地哭起來。

我扳起她的臉，慢慢地給她揩乾眼淚。我無可如何地嘆了一口氣，低聲對她說：「回去罷，媽媽他們在等你。」她讓我牽着她的手默默地跟着我走回家去。

秦先生還在用他的哭號似的聲音同防護團團員講話，那聲音一直追着我們出了橫街。

到了家。書店完好如前，鋪板全未卸下，只開着兩扇門。利莎的父母立在門口講話，聽見我報告的消息以後，兩人都改變臉色不作聲了。

利莎還在抽泣，我便帶她到樓上去。我聽見她母親在後面說：「不怪利莎；她同秦家鳳那麼要好的，」我覺得鼻子一陣酸，眼淚即刻淌了出來。

我的房間也還是完好的，不過窗上剩餘的玻璃全沒有了。我想，這房間一定是經過了別人（不是張先生，便是黃子文，或者是娘姨）的掃除的。

一進屋，利莎就撲到床上去，嗚嗚地哭起來。我費了許多唇舌，纔把她勸住。我還向她解釋：秦家鳳母女或者躲到別處去了，她們沒有理由坐在家裏等候炸彈的，利莎漸漸地信起我這番話來。

但是吃中飯的時候，（這天我們在下午四點多鐘才吃中飯，）利莎的父親回來說，挖出了兩具屍首，都是女屍，一大一小。那無疑的是秦家鳳母女了，然而我那朋友又不肯斷定這是誰的屍首，他說面貌認不出，他遠遠地也看不清楚。

利莎聽見這個消息便不肯吃飯，定要我陪她再到那災區去。我們又走到高坡下面。

人們還在坡上挖掘。坡下站立着一大羣連聲嗟嘆的旁觀者，擋住了我們

視線。我們費力擠到前面去。但是，除了一個坑，一堆瓦，一堆木片外，我看不見什麼，我的眼光找不到那兩具女屍。

「黎伯伯，」利莎苦痛地嘆道，她又用低到幾乎聽不見的聲音問一句：「她們在哪兒？」

我捏緊她那隻微微發顫的手，輕輕回答道：「我也看不見。」

但是我聽見旁邊一個女人的口音說：「那兒不是？藤子蓋住的！挖出來這是兩母女緊緊抱在一起，鼻子嘴巴都是血！」

「在哪兒？在哪兒？我怎麼看不到？」這是一箇年青男子的聲音。

「你眼睛又沒瞎，連這點兒都看不見！那兒，那兒，樹子底下，藤子蓋住的，還有隻腳露出來，」那個穿着藍布衫的三十左右的婦人吵鬧地大聲說。

我真想打她一個嘴巴，但是沒有動手。我又想把利莎的兩耳蒙住，可是我也不會動手。我却跟著她那粗肥的手指朝高坡的另一端望去。那里橫着一

條下坡的路，原先有一株枝葉繁茂的大樹長在路旁，現在樹上却剩着一些光禿的空枝，連路旁的青草也被割去一大片。就在這樹下連接地攤開兩張草席，一隻小小的帶泥的腿靜靜地伸在外面。

「黎伯伯，不會的，不會的！」利莎的帶哭的聲音又在我的耳邊響了起來。這不是我熟習的聲音，但是我聽出來在那麼多那麼遠的絕望中還難着一絲一線的希望。

「利莎，你看，秦伯伯不是在那兒嗎？」我低聲說，我掉開眼睛，不敢看這小小的臉，我現在用一句話就把她的希望完全毀滅了。

簾子旁邊立着三四個人，秦家鳳的父親低着頭好像在那里痛哭。一切的疑惑都是多餘的了，死吞食了那個垂着雙辮的瓜子臉的小姑娘和那個瘦弱的中年婦人。

停下半晌利莎忽然爆發似地說：「秦伯伯，就是他，就是他害她們的！」

秦姐姐說過她爹爹專欺負她媽媽……」她說不下去，就嗚嗚地哭起來。

「這次不是他，是日本軍人害了她們的，」我解釋地說。她不同應，却只是哭着，過了一下，我便又說一句：「還是回去罷。」我忍住眼淚，牽着她的手慢慢走回家去。

走出橫街，她便止住哭聲，一面抽咽着，一面用手揩揉眼睛。忽然她仰起頭認真地問我道：

「黎伯伯，我們是不是在做夢？」

這問話使我感到驚奇，但是看見她那淚痕狼藉的臉上的莊重表情，我只能夠溫和地回答她：

「利莎，我們是在做夢。」

她不作聲，似乎得到了一點安慰。然而過了片刻，她又帶起責備的調子對我說：

「黎伯伯，你騙我！你騙我！」這次又是一陣抽咽，阻止了以後的話語。

敏，你不會了解我這時的心情。我真願意我能夠做一個大騙子，把她哄騙得收了淚笑起來。就讓她以後罵死我，我也甘心。但是我可以在什麼地方學到這樣的騙術呢？

「利莎，不要哭了，多哭也是沒有用的，」我低聲勸道，「你把我的眼淚也哭出來了，」我心裏一陣難過，淚水真的擠出眼眶來。這次我們是繞道回家，現在走下斜坡到了田坎上了。

「我要……我的……秦姐姐……我……要……我……秦……姐姐，」利莎傷心地哭道，接着又是一句：「你把她……還給……我。」她看見我不作聲，又說：「我不管，我要你還，我要你還！」

「我這你好了」，我無可奈何地隨便答了一句。

「我要你現在就還，就在現在！」她賭氣似地說。

我還是答應一個「好」字。

她走了兩步，忽然又哭起來說：「假的，假的，你騙我。」

我咬緊牙齒不作聲。我不知道應該說什麼話，應該做什麼事。我只希望夜早點來，讓這孩子在夢裏得到一點安寧，讓我的心也得到一點平靜。天色突然暗起來，太陽落到天外去了。

我們走上野草叢生的土坡，踏着由行人的腳步踏出來的窄路。利莎的哭聲停歇了。她忽然彎下身子，連根拔起一棵葉子長大顏色碧綠的草，捏在手裏，出神凝視。我猜想，她大概找事情來分心罷，我便不去打岔她。

「黎伯伯，這是什麼草？」她拿着草向我問道。

「這是野草，我叫不出牠的名字，」我順口答道。

「我要帶牠回去，拿針刺出手指頭的血來培養牠，」她莊重地自語道。

「這種野草？有什麼用？」我驚奇地問道。

「那麼這不是還魂草了，」她失望地說，馬上把草丟在地下，她憤恨地用腳去踏踐。然後她抬起頭央求我：

「黎伯伯，你給我找一根還魂草來，我會培養牠，要我流多少血，我都不怕。」

她的臉頰上還留着淚痕，兩隻眼睛哭得紅腫了。

「利莎，那不過是一個故事。還魂草本來就沒有的，你不要多想了。我心裏也很難過，」我苦痛地說。

她挨近我，把我的一隻手緊緊捏住，過了一下，才說：「我曉得這是假的。什麼都是假的。秦姐姐昨天和我在一起，今天她就睡在簾子底下……」說着她又哭起來了。

這個平時臉上永遠帶着笑的孩子現在却有這麼多的眼淚。我想勸她止哭，却反而引出她的更多的淚水，我不能再開口了。

這晚上沒有電燈，書店早早關了門，大家都很疲倦，不到八點鐘就吹滅洋燭睡了。我睡不着，又起來點燃洋燭，坐在書桌前面，筆追在手裏，我始終寫不出一句有意義的話。

今天從早晨就下着細雨，正街上顯得十分蕭條。下午秦家兩具死屍草草地去安葬了。墓地離正街有一里多路，小小一塊地方，兩座矮矮的新墳，還沒石碑，四周是野草和荒塚。

我帶着利莎把兩付白木棺材送到墓地。我們已經跟着別人一道走開了，後來又回到那里去。這次我和利莎手裏都拿着野花，是我們自己去採來的。我們把花放在小小的墳墓前，利莎行着禮，她出神望着墳，親切地像對着活人講話一般地說：「秦姐姐，你愛花，我給你送花來了，是黎伯伯同我兩個摘的。」

我把花分出幾朵放在秦太太的墳前，對着兩個墳次第行了禮。我聽見利

莎還在講話，她的眼光始終定在秦家鳳的墳上，她喃喃地說：

「我還要來的，我明天過生日，我要來請你吃麵，我早就答應請你的，黎伯伯也在這兒，我們一起吃麵啊。」

敏，我告訴過你明天是利莎的生日，但是你可以想像到那將是怎樣的一個生日呵。想到這，我不能再寫下去了。

六

敏，今天是利莎的生日，但是一切全改變了。現在必須提筆給你寫封信，報告幾件重要的事情。

上午九點鐘就來了警報。小鎮又遭轟炸，書店樓房全塌了，隔壁菜館，對門百貨商店，和甜食店，還有別的好幾家店舖，不是變成瓦礫堆，就是剩着空架子。

解除警報後我那朋友立刻把太太和小孩送到離這里十幾里路遠的一個親戚家裏去。他自己搬進大學的教職員宿舍，還在他的房裏給我安了一個床鋪。張先生和黃子文，便到各人的朋友處暫住。利莎的父親懇切地留住他們，也留住我，他說：「炸了一回不算甚麼，我一定要設法在最短期間把書店恢復起來。」因此他需要我們給他幫忙。他的臉上不帶一點憂戚的樣子，我甚至看見了他那樂觀的微笑。他的確是一個奇特的人。

利莎上滑竿以前，把我拉在一邊，抓緊我的手，低聲說：「黎伯伯，你要到秦姐姐那兒去呵，你替我多多去看她，今天來不及請她吃麵了……我自己也想不到……」她只顧眨着眼，淚花在那裏滾動。

「我曉得，你安心去罷。我有空會來看你，」我也低聲安慰她。我輕輕地撫摩她的頭，那隻紅緞子的大蝴蝶斜斜地歇在光滑的頭髮上面，領下別着我送她的那個藍花大別針，身上穿一件淡青色西裝，腳上穿着她父親買來的

新皮鞋，這些都是爲着她的生日預備的！我想多看她幾眼，但是我又不願多看。我覺得心在翻騰，眼在震動。

她母親在催她上轎了，她看了看滑竿，便轉過頭來匆匆地對我說：「我要回來的，到了霧季我就跟着媽媽回來。」然後她跑到父親的身邊去。

她母親帶着小弟弟，她跟着父親，娘姨押着行李，被三乘滑竿抬起走了。她在滑竿上對我不住地招手，還大聲嚷：

「黎伯伯，你要多多來看我呵。」

敏，現在坐在大學教職員宿舍裏，一張小小書桌前面，我還分明地聽見這一句話。

（你小小的利沙，是的，我要多多去看你，也要多多去看你的秦姐姐。

這時你爹爹在我對面咳一聲嗽，我看了他一眼，呵，還有，我也要幫忙你爹爹把書店早些恢復起來。）

敏，以上幾句，應該是我對利莎說的話，我心裏這樣想着，不知不覺間就把牠們全寫在紙上了。我現在也不想將牠們刪去，就讓牠們留着做這封信的結尾罷。敵人的大轟炸已經開始，以後我的事情會一天天地多起來，我恐怕不能夠再給你寫像從前寫過的那樣的長信了。

十二月四日寫完

某夫婦

三年前和我同路去漢口，而且在那里遇見溫的那朋友，忽然寄信來向我打聽溫和他太太的消息。這封意外的信使我放下工作想了一個整天。我想的是我回到四川以後聽見的看見的和那一對夫婦有關的事。

我去年十月底到重慶，住在西郊某友人的家裏。我到重慶的第二天，溫和他太太便來看我。他們不是一道來，溫太太來得較晚，卻是一路同去的。

在重慶看見溫，在我的確是一個意外。我離貴陽前就聽見朋友說溫到甘肅去了。他和幾個熟人一起到那邊做事，說是抱了非過完五年十年不同來的決心去的，還帶了太太孩子同去。直到和溫見面，我才知道前些時在貴陽聽見的大半是朋友間的推測或誤傳。

「明方不同我去，她還要回江津教書，」溫說，他的稍長而略現蒼白色的臉上仍說帶着他常有的，溫和的微笑。

這笑容和我在漢口看見的沒有兩樣。但是臉頰卻較那時的路瘦，臉色也比較暗淡一點，而且鬚邊一圈黑硬的短髮使他顯得老了好幾歲，只有那隻手和我的手握握時還是十分有力。

「你要當心身體啊，說不定你過不了西北的氣候，」我忽然熱心地提醒他說。

「不要緊，我身體相當結實，」他毫不在意地甚至自負地答道。

我不相信他這句話，他的身體一點也不結實。近一兩年來朋友們常常談起他的「神經衰弱」，現在我又見到他的缺少血色的臉。這不是單單用一點勇氣便可以抹煞的。但我也不能在他動身的前一天嘵嘵不休地向他談掃興的話，使他承認自己身體的不行。所以我只是關心地再叮囑一句：

「不過無論如何當心一點，總沒有害處。」

「這個我也曉得，」他點點頭，他笑笑。他又說：「一個人多吃點苦也好，我以前太沒有吃苦了；其實到那邊也不見得就吃苦。」

於是他興奮地向我談起他的抱負來。我這時才知道他和朋友們同去甘肅，他的目的地却是另一個縣分，他們到一個軍校的政治部做事，他則去幫忙一個做縣長的朋友。那個縣分離軍校政治部的所在地不遠，縣長年紀不大，是一個願意苦幹的熱誠的人，我和他也曾見過一兩面。這友人做縣長有半年多了，據說還得着當地百姓的愛戴。溫可以同這友人合作，而且我相信他可以幫忙這友人做出一點成績來。

「說不定會有人罵我做官了，」溫忽然自語似地說，他把眉頭略為一皺，但馬上一個微笑又使他的雙眉開展了。

我不注意這句話，便也沒有答他，我卻問道：

「聽說你抱了非過完五年十年不回來的決心，真的嗎？」

他笑笑，稍微帶點不好意思的樣子說：「那是他們在向我開玩笑。不過我的意思是這樣：既然到了那邊，總得住個三五年才不算白跑一趟。說實話，我年紀也不小了，也應該做出一點事情才好。」

他說得慢，但語調相當有力。態度也誠懇，這證明他的確是抱了決心，而且他對這事情多少有點把握。

我爲他高興。一個人找到了做事的機會是應該高興的。「這很好，這很好，」我表示贊成。我也笑笑。

我這話似乎使他很高興，他站起來，在房裏踱了幾步，忽然含笑望着我，囁嚅地說：「要是我做得有成績，你將來可以來看我嗎？」

「一定的，一定的，」我不加思索地答道。

他的臉上現着滿意的表情，他又說：「明年暑假要帶孩子來，你要

是能和她一道走，那是好極了。」

就在這時候明方來了。幾年前我叫她做明方，現在我開玩笑地稱她做溫太太，胖胖的，高高的，眼珠黑黑的，眼睛圓圓的，永遠帶着笑容，永遠穿着布衣服。

「你到底來了，就好像你和他被安排着要在重慶見一面似的，」她和我握了手，望着我笑道。「他聽說你來了，真是高興得很。」她的眼光轉到溫的臉上。「我們都這樣想，恐怕今年不能夠在重慶等到你了。」

「但是我來了，我當初也料不到還會在這里看見你們的，」我感動地說。「不過他明天就要走了，」她放低聲音，感觸似地說了這一句，忽然轉過頭去。

房裏寧靜片刻。還是我先開口：「孩子呢？怎麼不把孩子帶來？」

她已經掉回頭來了，臉上仍還留着微笑，好像她並不會有過什麼憂戚似

的。她答道：「孩子在他外祖母那里，我們今天走了幾個地方，怕他吵，便沒有帶出來。」

孩子只有八個月，我沒有見過，聽說很可愛，平時不愛哭。

「其實我們應該把小明帶出來給你看看才對，」溫接下去說，「我們起先原有這個意思，後來因為明方要去看兩個同學，怕在路上不方便，才把他留下來的。」小明便是孩子的名字。

「不要緊，橫豎你太太還要下重慶來，下次我們還可以碰見，」我說。他已經告訴我，他太太把他送走後第二天早晨便搭船上江津去。他們兩個都不會有工夫再到我這裡來。

我們不再提這件事，却夾七雜八地談了不少別的話，談到我，談到他們夫婦，談到許多我們共同的朋友。我們三個人談得非常高興。

天色開始陰暗。他們說是有着別的約會，必須告辭走了。我的挽留使他

們僅僅多耽擱十幾分鐘。

「現在這一別又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夠再見了，」他緊緊捏着我的手戀戀不捨地說。

「你怎麼就忘記了，他剛才還答應明年同我一道去西北的，那時我們一定要留他至少住一年，」他太太好像故意說這話來安慰他，同時也像安慰她自己似的。她仍在微笑，眼光溫柔地愛撫着他的臉，不過我看見她「雙細眉路路」一皺，鼻樑上現出一點紋路，但馬上又成爲平坦了。

「是的，你一定要來，你一定要來，我希望有一點成績給你看，」他說着臉上現出一點喜色，從他的眼裏射出來的是帶着自信的眼光。

「那時孩子開始講話了，你們家裏一定很熱鬧的，」我順口說道。

「是呵，那時小明會亂跳亂跳，吵得人不安甯的，」明方聲音清朗地笑道，她的眼睛帶着喜悅發光了。

做了父親的溫的臉上也帶着同樣的表情。他溺愛地說：「小明完全像我。脾氣就同我一樣，而且恐怕比我的還大。」

「這都是你嬌養出來的，」明方含笑抱怨一句。

溫笑了，他解嘲似地對我說：「這是沒有辦法的。看見一個小生命慢慢地長起來，他會笑，會動，會看你，不由得你不心疼他。其實不只我一個人；還有你，」他掉向他太太，「你和你母親也是一樣地嬌養他。」

明方沒有話講了。他們走的時候還懇切地囑咐我不要去給他們送行，因為我向他們打聽汽車和輪船出發的時刻和地點。溫坐車走，明方搭船去。她遲一天走，我至少來得及送她。

但是兩個人我都沒有送，這天晚上我就因為旅途勞頓的緣故病倒了。發燒，頭痛，胃口不好，四肢無力……我連下樓也覺得麻煩，更不敢想到去汽車站和江邊了。

不過我的思想還能夠跟隨他們，躺在床上海睡夢模糊中彷彿望見了汽車開動，輪船啓碇；清醒時我暗暗禱祝他們旅途平安。

兩個多月以後，溫寄來一封短信，說他在那邊過得很好，但是很忙，因此沒有時間給我寫信，希望我暑假中踐約去看他。又說他太太也許會提早行期，甚至最近就動身也說不定。

讀到這信，我不覺微笑了。溫從來就不喜歡寫信，即使有時間，即使朋友們寫了長信給他，他也不高興拿起筆寫幾句回答的話，這是一個出名的怕寫信的人。朋友們知道他的這脾氣，朋友們也原諒他的這脾氣。

信到後第六天的傍晚，明方忽然來了。她第一句便對我說：「我來向你告別。」

「怎麼，你真的就要到他那里去？」我驚問道，我想起了溫的信。

「當然真的，」她笑着點頭，「我親戚幫我買到一張飛機票，剛才來

通知說明早晨起飛。」她臉紅紅的，精神煥發，帶着很興奮的樣子。

「爲什麼這樣快？」我問道。

「我也想不到，我還是昨天上午到重慶的，所以我現在匆忙得很，也不能和你多談談，」她匆匆忙忙地說，剛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又站起來。

「那麼你明天便可以看見他了，」我鼓舞地說一句。

他即刻了解我指的是誰，便答道：「明天還不可以，至早也要後天，還要坐一段汽車。」

「後天也是很快的，」我說，又問一句：「小明也帶去嗎？」

「帶去的，」她答道，過後又笑着解釋道：「他掛念小明念得不得了，每封信都問到小明這樣小明那樣。要是不把小明帶去，他一定不依我的。」我從她的笑容裏看出了一個母親的慈愛。

「其實我看你也捨不得離開小明，」我笑道。

她也笑笑。這應該是一種滿意的笑。過後她問我道：「你要給他帶什麼信嗎？」

我想了想。我有許多話要對溫說，我應該寫信的，可是來不及了，而且我不想在這時候拿筆，一時恐怕也寫不出什麼。我便放棄地回答她：「沒有。請你替我問他好。」我又加一句：「我希望他在努力做事之外，還要好好地保養身體。」

這後一句話在她聽來應該是多餘的。然而她却帶着誠懇的感謝接受了牠。她伸出手來和我握手告別。她感動地說：「我一定把你的話轉達的。」她又叮囑道：「你暑假一定要來啊，我們等着你。」

我爽快地答應着，一面把她送下樓去。我看着她進了黃包車，又望着車夫飛跑地把車子拉走了。

她去後一直沒有信來。過了一個月我到了成都，某一天聽見一個朋友講

忽溫太太也在這里，我覺得奇怪，詳細一問，纔知道那班飛機機件發生障礙，在成都停下來便沒有再飛。乘客們有的搭下一班的和以後的飛機走了，有的則被留在成都等候空位，明方便是被留下來的客人中的一個。

我第二天去召明方。她住在一個舊同學的家裏（那同學夫婦都是某銀行的行員），正抱了孩子在客廳裏玩。她熱誠地歡迎我，我的來使她感到驚喜。

「想不到我還會在這里看見你，」我笑着說。

「連我自己也想不到，會在這里等這麼久的，」她笑着道。

「他常有信來嗎？」

「常有信來。他很着急呢。」

「他身體還好罷，工作怎樣？」

「身體不大好，工作倒還不怎麼困難。」

我們繼續談了幾句關於溫的話。白白的圓圓臉的小明睜大他那對滾圓滾

圓的黑眼睛望着我，忽然「嘿嘿」地笑起來。

「你在笑什麼？小明，你認得黎伯伯嗎？你喊黎伯伯，喊呀！」明方逗弄小明道，她把自己的臉頰偎近小明的，兩個人臉頰都是紅紅的。

「我還是第一次看見小明，他會講話嗎？」我指着小明問道。

「還不會哩，不過會喊爸爸媽媽了，」她答道，又對小明講：「小明喊黎爸爸呀，喊，爸爸……」

孩子用勁似地喚了一聲，相當清楚。

「他爸爸要是聽見，一定很高興的，」她得意地說，一吸臉因笑容顯得十分明亮。「呵，小明，喊伯伯，黎伯伯。」

「是的，這孩子真乖。他爸爸看見他去，一定很高興，」我接下去說，我想起溫去甘肅的前一天對我說的關於孩子的一段話。

她問起一些關於我的事情。然後我問她：

「那麼你究竟什麼時候可以再飛？」

「大約就在這兩三天，航空公司的人說下一班飛機一定有空，他們會來通知的，我昨天幾去問過，」她聲音平靜地說，沒有一點焦急，顯然她對搭下一班飛機去蘭州的事情很有把握。

我答應過一兩天再來看她。隔了一天早晨我再到她那里，她出乎我意料之外地告訴我，她要回重慶去了。「……他昨天來了信叫我不要去，他說他自己也預備回來。」

「爲什麼要回來？他在那邊不是工作得很順利嗎？」我驚訝地問道。我又加上一句：「我還打算今年暑假去他那里呢！」

「據說那個做縣長的朋友也要離開，還有兩個朋友也要走，已經有了一些意外的障礙……」她說着，一對細眉緊緊皺在一起。

「那麼他什麼時候回來？」我關心地問，我也感到一點失望。

「恐怕還要等兩三個月，我打算先回江津去教書，等他回來再決定下半年的計畫，」她慢聲答道。

「也好，」我順口吐出這兩個字，心裏却在想別的事情，我的確預備暑假中到溫那里去看，我沒有去過西北，很想趁今年比較閒空的時候走一趟。現在聽說溫要回來，那麼我去西北的計劃恐怕只好打消了。「小明呢？」我忽然問道。

「在樓上睡着，」她答道，眼光掉向樓上，眉毛開展了，嘴邊浮出一個微笑。過後她好像回答我的「也好」兩個字似的，接着說：「他回來也好。他最近來信說身體不好，神經衰弱相當厲害。那邊事情多，又難於應付。回來稍爲養息一下，也是好的。不過——」

「對，我贊成，我就放心他身體吃不消，」我猜得到跟在她的「不過」後面的是一些什麼話，而且我也想過來的：這應該是「他又白跑了一趟」之

類，我和她有着同感，我們都不盼望他這時掃興地回到重慶來。但是我不願意聽她再說下去，便打斷她的話頭。

「我想，還是勸他養息一年，或者在一個中學裏稍爲擔任一點功課，等他身體養好了再出去做事。你看這樣好不好？，你也可以幫我勸勸他，你的話他倒肯聽，就是你們兩個平常都不愛寫信。」說到這里她微笑了，在這笑容中閃耀着一線希望的光。我看出來她還是這麼深切地愛着她的丈夫，我替溫感到幸福。

這時她同學家的女傭從外面進來，報告說：「有預行了。」又聽見隔壁有人在嚷：「傘出來了。」

「那麼你等一下，我去把小明喊起來，」她匆匆地說，就站起來，往樓梯那邊走去。

在這個城市裏，發預行警報是用一面黃旗來表示，旗子上寫明白「預行

警報，「插在十字路口，有警察崗位的地方。因此有人看見旗子就說：『傘出來了，』意思便是：發了預行警報。」

明方抱了孩子下樓，小明帶着瞌睡的樣子，眯着眼睛，沒有哭，也不笑。頭上戴一頂白毛線帽子，身上穿一件白毛線衣服，臉紅紅的。

「我們小明瞌睡還沒有醒，連媽媽也不肯喊，連黎伯伯也不肯喊，」她笑着逗弄小孩子道，一隻手還提着一個小皮箱。

「你把箱子給我，我替你拿，」我伸手去把皮箱接過來。

「你沒有別的事情？」

「沒有，我陪你去躲警報，」我答道。

「那麼謝謝你，」明方微微一笑，過後又去同小明講話，她搖動他的身子，把臉假着他的臉頰，他的眼睛漸漸睜大，他終於「嘿嘿」地笑起來。

女傭收拾好了東西，提了一個布包出來，我們看着她鎖了大門。她走在

前面，走得很快，我同明方慢慢地往後而走，明方抱着孩子，我提皮箱。

天空堆着好些白雲片，但是陽光還不時穿過雲堆射在街上。我看不見一絲藍天，便斷定道：「今天不會有敵機來的。」我這句話還沒有說完，報告空襲警報的汽笛就含含糊糊地響了。

少數人驚惶地跑起來。一部分人加快腳步往前走。明方對我笑道：「你說敵機今天不會來？」孩子在她的肩頭睜大眼睛望着我傻笑。

「現在只是『空襲』，怕什麼？」我笑着答道。我們已經走近城牆邊，望見那缺口了，人們接連不斷地爬上城牆缺口，走下城外菜畦荒塚間去。我們也由這地方出了城。

我看見明方的鼻頭上沁出幾顆汗珠，呢大衣沉重地在她身後擺動，便問道：「你累嗎？」

「不累，」她搖頭答道；過後她又把鼻尖觸着小明的臉頰，愛憐地說：

「你小眼睛東張西望，究竟在看些什麼？」

孩子快樂地「嘿嘿」笑起來。她對我說：「人家跑警報，他倒在看熱鬧。你看他兩隻眼睛睜得滾圓滾圓的，他多半以爲這麼多的人都在趕會，所以他很高興。」

「這孩子倒很可愛，他一天老是笑，」我接口說，我們一面講話，一面走，路窄人多，我們走得慢。後來我們跨過一條乾溝，走到一塊種着幾棵柏樹的墓地上去。

土堆似的墳畔蔓草叢生，墓碑全倒下來，有的埋了一半在土裏，不肯讓人看見一個字。明方揀了一塊較光滑的石碑坐下，寬慰地噓了一口氣，我看見她臉的四周冒着熱氣。孩子活潑地在她的膝上跳躍着。

「有了孩子真磨人。他一天一天地重起來了，」她抱怨似地說，但是看她的臉色，我和道她對這孩子是極滿意的。果然，她馬上添加一句：「不過

幸好他還不受哭。」

「小明的確是一個可愛的孩子。我曉得你們兩個都愛他？」我接嘴說。

「是呵，他父親才真是愛他，每封信都要問起他，問他身體加重沒有，問他會不會喊爸爸，問他是不是常常笑……問得太多，連我也都忘記了，」她笑着說。

「做父親的大概都是一樣，」我順口回答一句。我這時剛剛在一個快要被踏平的墳頭上坐下，就聽見炮聲一響，知道是解除警報了。我們便動身走回城裏。

下午我陪她到航空公司把去蘭州的票子退了。四天以後她搭了某銀行的車子回到重慶去。

那天早晨我去送行，那是行員眷屬坐的車子，送行的不少，明方坐的左邊靠窗的坐位，開車的時候，她同孩子都伸出頭來望我，我對她揮手。她也

對我揮手。孩子睜着那對烏黑的大眼睛，嘿嘿地笑着，引起好些送行者的注意。我看看孩子，看看母親，我覺得他們太相像了。

三個星期以後我回到重慶，仍舊住在西郊友人的家裏。

溫沒有信來。明方早到江津去了。我去過一封短信問起溫的消息，她回信說，溫大約兩個月內可以動身；她在江津教書，鐘點不太多，生活還好，暑假中要回到重慶來。

但是不等到暑假她便回來了。她沒有來找我，我也無法見到她。等我知道她來重慶時，她已經動身去廣元了。她給我寄來一封信：

「××：我是得到他在廣元病重的電報，才趕到重慶來的，現在找到了直達廣元的車子，明天便可動身。臨行匆忙，沒有能來看你，請你原諒。心裏亂得很，只求他病勢無變化，讓我在那邊好好地看護他，把他安全地送回重慶來……明方。」

字跡相當潦草，不像她平日寫的信。

我等着她給我們帶來好消息。我向各處打聽溫的病情，始終得不到一個確實的答覆。

明方一去就沒有信來。但是有一天意外地她自己來了。她回來了，她站在我的面前，她還是高高的，眼珠黑黑的，眼睛圓圓的。然而她瘦了，她的笑容消失了，兩頰的健康紅潤色了。她不會開口，我便知道她要向我報告什麼樣的消息。

「你看見他了嗎？」我顫抖地低聲問道，我低下頭不敢看她。

「我去遲了，」她聲音嘶澀地答道。我忍不住抬起眼睛來。她惱恨似地微微搖着頭，眼睛是乾燥的，裏面却有幾根紅絲。

「怎麼這樣快？我簡直想不到，」我苦痛地說。

她不答話，低下頭，坐在我斜對面，一隻手撐着右邊臉頰。

屋裏是一陣難堪的靜寂。忽然樓下院子裏響起一個小女孩的清脆的笑語聲。接著有兩三個年少的聲音哼起一首歌。

「小明呢？」爲了打破這沈默，我發問道。

她抬起頭看我一眼，眼睛亮了一下，像暗灰色天空閃起一股電光。她仍還用苦澀的聲音回答我：「他還在他外祖母那里。」噙了一下她又說：「他一點也不曉得。」她似乎想笑，却又不能笑，代替笑容那臉上現出一下拘攣。

「他不曉得倒好，」我點着頭說，我這時想說幾句安慰她的話，但是我找不到適當的句子，我心裏苦痛着，怎麼能夠裝出平靜的笑容？我接下去再說：「他會慢慢長大起來的。他一定是個好孩子。」

「是的，他會慢慢長大起來的，」她似乎得到一點安慰地說，過後她又加上一句：「沒有父親的孩子從來長得很快。」

這句話使我打了一個冷噤。她的嘴又閉上了。我注意地看她的臉，臉上

失却了從前的那種光彩，眉毛深鎖，眼睛是乾的，眼白上泛着淺紅色，眼皮略微腫起來，她一定哭得太多了，現在才顯得這麼冷靜。

「他沒有留下什麼話？」我不想再拿這種話問她，但是，話語自己衝出我的嘴來。

「沒有，」她搖搖頭答道。

「那麼他害什麼病？為什麼這樣快？為什麼他們不早些打電報給你？」我不應該說這些類似審問的話，但是我的苦痛逼着我，把牠們吐出來，用牠們來折磨她，也折磨我自己。

「我不知道，」這短短的冷冷的答語是她遲疑了片刻才說出來的。這使我感到驚愕，這使我發出下面一句問話：

「他葬在什麼地方？」

「不知道。」她臉上的陰雲堆得更厚了。

我不瞭解她爲什麼要這樣冷淡地回答我，我有點不滿意，便追逼地再問一句：

「你真的到了廣元？」

對我這問話她似乎並不感到驚奇，她仍還用她的苦澀的聲音回答我：

「汽車過了河駛進那座古城，我還看見那巍峨的鼓樓，我覺得這裏一切都樸素，安靜，那里決不像是一個可怕的地方。我下車時還疑心我是在做夢。」她嘆了一口氣又說：「我現在真正在做夢了。」

是的，那是廣元，我認得那個地方。她講得不錯。那古城的景象立刻浮現在我的眼前。

「我在那里住了三天，不，四天。找到車我就馬上逃走了，我恨那個地方，我怕那個地方，我永不要再見那個地方！」她忽然換了語調，提高聲音切齒地說。

「但是他的遺體不是葬在那里嗎？你既然到了廣元怎麼又說不知道他埋葬的地方？」我驚奇地問道，我想，難道她受了大刺激以後弄得神經失常了嗎？不然她為什麼對我說這些不可了解的話？

她睜大眼睛望着我，好像我說了什麼傷害她的話似的。仍舊是那兩顆漆黑的眼珠，但是牠們現在顯得多麼不靈活。忽然她把眼珠大大地動了一下，把頭往後一仰，然後猛烈地搖着頭，我這時注意到她有着那麼長那麼濃的頭髮！她感情奔放地用相當高的聲音說：「他沒有病，也沒有人埋葬他，幾顆炸彈打得他沒有一點蹤跡，真是一點東西也沒有留下來。」

「這不可能！不會是真的！」我彷彿受到迎頭一個炸彈似的，我忍耐不住，突然站起來，把手在桌上一拍，辯駁似他大聲嚷道。「你不是說接到他病危的電報嗎？」

「那是他們騙我的，他們想不到我會馬上趕到廣元去，他們還給我打了

一個他病故的電報，可是我自己到了廣元了。我親眼看見那個地方，城牆上還有一個小小的缺口，這就是那天轟炸的痕跡，死的人不只一個，坑已經填平了。」她停了片刻，又說：「我住了四天，每天都在那個地方徘徊許久。我遇到一次警報，我不走，我就站在那個缺口旁邊，我想這應該是他站過的地方，我希望一個炸彈把我也打得粉碎，讓我和他埋在一處，讓我的血肉同他的混在一起。我真想就這樣死去。但是那天敵機卻偏偏不來。說起來你也許不相信，我從沒有像那天那樣失望過的。」她疲倦似地嘆了一口氣，「以後我就走了，永遠離開廣元了。」

我沒有話講，只得頹喪地坐下來，現在除安慰的話以外我似乎不應該對她說別的話。但是我將用怎樣的話安慰她呢？

「我要走了，」她站起來用無可如何的低沈的聲音說。

「你再坐坐罷，」我慌張地挽留道，我想不到她會走得這麼快。我希望

她多留一些時候，我覺得有許多話要對她說。

「我不想坐了。我本來不想對你說這些話的，現在終於說了，其實說了這麼多，也覺得心裏暢快一點，」仍是用低沈的聲音慢慢說出來的。她的眼光無力地看四周，右手伸上去按着頭髮。

「那麼你……」

她不等我把話說完，就答道：「我回到江津去教書。我自然還應該活下去。」

「小明呢？他還好罷，他會成為你的安慰的，你應該……」以後的話沒有說出來，但她已經明白我的意思了。

她的眼睛突然明亮起來，新近消瘦的臉龐又顯得有了生氣。我看見一絲笑意從愁雲堆中擠出來，但馬上又被另一些陰雲蓋上了。她同意地點點頭，說：「是的，單是爲了小明我也應該好好地活下去，我應該好好地教養他，

所以我要把他帶到江津去。他在我身邊，就像他父親也在我身邊一樣。他將來一定可以做他父親未做了的事。」她停頓一下又加上一句：「不知道會不會輪着他來給他父親報仇。」

這後一句話我當時不大了解，但她走了以後我忽然想明白了。她說得對。要是該小明出來替父親報仇，那麼未免太遲了，至少也還要等十幾年。在這廣大的中國土地上不是還有着溫的許多朋友麼？不是還有無數的像我這樣的和溫同運命的智識份子麼？若說報仇，那應該是我們的事，無論如何不該輪到小明。

我把明方送上進城去的公共汽車。她臨走時答應到江津後便寫信給我。她果然不失信。但是那封信以後就再沒有消息來。我去過兩次信都沒有得着回音。在這中間，三個月又過去了。最近我忍耐不住便到她的母親那里去打聽消息，據說她和孩子都活得很好。我想，我以後也用不着爲這年青的母子

就心定了。

我把以上的這些事情都寫在回答那朋友的信裏。最後我用下面的話來結束這封信：

「你該記得約翰·克利斯多夫的話：『能夠剛強是多麼好！一個人剛強而能夠受苦是多麼好！……』我寫完明方的事，克利斯多夫的有力的語言又在我的耳邊響了。應該做你所能做的，是的，根據羅曼·羅蘭的一個主人公的理想：一個英雄便是竭盡自己所能的人。那麼我們的朋友明方的確是一個竭盡着自己所能的人了。我們再沒有理由爲她耽心……」

我提到約翰·克利斯多夫，因爲我這時正在重讀羅曼·羅蘭的這部小說，而且我還預備把牠給明方寄去。

十二月二十七日

文季叢書之十六

還魂草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四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

著者

編輯者

發行人

發行所

滄初版
三金版

巴季社

文季社

吳文林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銀馬路一弄八號

重慶民權路一四五號

漢口交通路二十四號

成都祠堂街八十四號

定價四元七角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上海書店
售價 0.20